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灰道



大厅是明亮的，亮得连脚下的巨型大理石地砖清楚地倒映出来往的人群。沙发也很舒服，长长地摆成一排，就靠在三米高的玻璃墙边。我舒服地坐在那儿，手里捧着份昨天的报纸，乏味地看着那些见鬼的报道。……‘夜见出击’是一大批闲着没事儿的公安专往窑子里跑……那边在鼓吹在逃近十年的某犯在某地被抓获，嘿！……村民们居然可以自己组织成‘交通警察’，收取过路费，而真正的收费站却说‘敢怒不敢言啊’……见鬼……！

我不想再看下去，丢下了报纸，掏出了我的PLAYBOY打火机潇洒地点了根烟，‘呼’……还好，这烟总算还不假，我感到很幸运。

我看了看表，现在是下午四点二十分，天杀的，还没有来！我有些不耐烦了，象只饿昏了的动物园猴子一样左顾右盼，不过食物我暂时是不需要的，看看能不能碰上什么美女和好运吧。

从嗷嗷待哺到现在的二十好几，‘好运’总是很难和我沾上边，我想我天生就是个菜运的人吧。不过这儿的美女倒不少，四星级的酒店里总是很容易发现一些染着黄发，挺着大胸，穿着断裙，无论冬夏都非得露出两条细长美腿的女人，女人？呵……其实她们中大多数应该还只能被称作‘女孩’吧，是啊，每个象我这样的‘正常人’都很清楚，况且，它们中有的确实也才十六、七岁，根本也只就是个孩子。

我注视着这些‘人物’在电梯里忽上忽下，忙忙碌碌，‘烦’这个字竟然也慢慢地走远了。她们中有些人注意到我，便摆出些‘不经意’的姿态，或是嘻嘻一笑，我也冲着她们笑笑，我知道，在她们眼中，我是个长的还算挺帅的大男孩，也许还是个挺不错的客人。

我感觉是在欣赏一副画了，从对画儿的慢慢品味中，最终‘了解’了它的作者。女孩，酒店，这城市……还有这地球，哈……画儿的作者应该不是上帝吧，我想上帝应该很庆幸，庆幸自己幸好没做出这么‘难看’的一副画。

武君其实姓郑，我们都说他的名字象日本人，一张斯斯文文且白白嫩嫩的圆脸上架着副树脂材料的超薄镜，显得很象是个才毕业的书呆子。武君一米七五的个头，比我稍稍矮了些，但要比我壮实些，准确地讲，应该是要胖些，胖到我和他一起洗澡的时候总感觉眼前这个白白胖胖的物体是不是他，好在武君一穿上衣服，就好看多了。女孩子们也比较喜欢他，我记得去年在重庆的时候，一位很漂亮的四川妹说，如果武君的身体配上我的脸就比较完美了，但她似乎整晚都躺在武君的怀里不时地蹭来蹭去，却没和我多说几句话，但我仍情愿不要那白白胖胖的身体，虽然穿起衣服来也许会好看些。

当我看到第二十个‘人物’从电梯里出来的时候，武君便神不知鬼不觉地站在了我面前：“呵呵……不好意思，我在送小雨回家，堵车……”

总算来了，我等了快四十分钟，学着四川人说话的口气：“龟儿子……啥子人要你送她回家？”

武君嬉皮笑脸地回答：“你忘了？昨天晚上‘银树湾’的那个东北妹啊？”

我想了起来，是昨晚夜总会的一位小姐，很有女人味的那种，虽然也不过二十出头，但一看便知道是个老江湖。武君挺喜欢那种类型的女孩，一次

他喝多了酒，开始夸夸其谈地告诉在坐的兄弟他所谓的‘追女经’……这类人比较难‘搞定’，需要下些功夫，但功夫下成后，感觉绝对不一样……究竟感觉怎么不一样，我就知道了，我一直都不喜欢花太多的‘功夫’在这上面。

除非真的快要饿死了，否则我绝不会为了吃一条草鱼而跳进河里。

看着武君一脸疲惫的神情，我开始猜想他俩在房间里的‘功夫’……‘居然能一直搞到今天下午，‘真XX的厉害’我朝着武君呵呵笑了笑：“年轻人，注意身体啊。”

武君早半躺在沙发上，眼睛盯着对面的电梯：“呵呵……嘿，我说，这儿啥时候进了这么多靓女啊……唉……好的也不多嘛……”

我怪怪地瞟了他一眼，象个夫子似地摇了摇头：“畜生，畜生啊。”

武君瞪了我一下，从那件被压得有些皱了的上衣口袋里掏出根烟，有些狼狽地点上：“比你，伪君子。”

我嘿嘿笑了两声，也点了根烟：“你叫我来干什么？不会是看着你尸变吧？”

武君装作是没听见那下半段话，一张白嫩的‘小手’在额头上来回地撮着：“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你和阿军关系比较熟，你知道……前几天，为了钱的事儿，我和他闹的不好……”

阿军是东市区的公安，也是我的铁哥们，我常去他那儿找找狐假虎威的感觉，可一听到别人也要找他，而且是托我找他，便条件反射地总感觉不自在，这次也不例外，我肯定武君或者是别的什么人惹了麻烦，接着把麻烦给了我。我只得苦笑了笑，问：“到底什么事儿？你杀人了？”

武君冲着我一咧嘴：“我杀你了！”

我呵呵一笑，开始吸烟。

武君皱了皱眉头：“我上午接到三子的电话，说我女朋友昨天晚上在迪厅蹦，结果不知道怎么回事，她那帮子人和另一群外地人（好象是江西人）干了起来，结果一个江西仔重伤，再接着两群人就都给公安抓了起来，三子跑了出来，他X的跑地倒也真快，不过就这也弄伤了胳膊……”

武君把事情大致讲了一便，我并没有太注意听他的话，一边听，一边不时地望着对面的电梯和来往的人群。好在武君的口齿还算清楚，表达能力也不错，我听地也就比较明白了。我边摇头边说：“我早和三子说过了，跳舞你就好好地跳，非要惹些事出来！”

这混球从来就喜欢操事……哦，对了，你有女朋友？我怎么没听说过？”

武君白了我一眼，扶了扶鼻梁上的镜架，那样子活象个呆子，和他在一起，我才知道为什么说不能以貌取人了。

武君：“阿珍呗，还能有谁？”

我一下子就想到了那个叫‘阿珍’的是谁了，我倒也很熟的，只是没想到居然是胖子的女朋友，我有些不相信，歪着脑袋瞧着武君，问：“啊？阿珍？什么时候变你……呵呵……不怕嫂子杀了你啊？”

武君居然显得有些不好意思，我第一次看到他这种表情，换作是平时，恐怕我要先笑个半死，接着再吐个半死。我控制不住嘴巴偏要往上翘，只好干咳了几声：“咳咳……我去找阿军看看吧，不过你肯定是他那个管区吗？阿军他们只负责东市区啊。”

武君很肯定地说：“没错，就是阿军那儿，三子告诉我的，肯定没错！”

我点了点头，目光仍不停地扫动着。“嘿！你们泼的脏，总让我来扫地，我有什么好处啊？”

武君呵呵笑着说：“呵呵……都是兄弟嘛，就帮帮忙吧，到时候请你吃顿大餐。”

我知道这贼船是已经上去了，我冲着武君干笑了笑，算是同意吧：“我……我试试看吧，希望三子他们没把货惹大……”

武君要请我去喝啤酒，我马上一点头。

今天晚上居然整楼停电，七月份啊！我习惯性地躺在凉席上，扣上门（唉！习惯了），怎么想怎么别扭，我讨厌为了这种事儿和警察们打交道。那个三子小时候和我一起长大的，从小住在一个院子里就不太平，虽然对兄弟们是挺够意思，可也总想着法子给别人添麻烦。另几个惹事儿的家伙和我就不怎么熟了，虽然有的可能见过，但基本上都是打个招呼的事儿。阿珍呢？我突然想起来她才是武君吩咐的主要任务，虽然很熟，但就是记不清是干什么的了，总之不是本地人。几年前阿珍家从武汉搬到这儿来，搬来后的第二年，她母亲就得癌死了，他父亲是个典型的忠厚老实，后来也没再娶，天天忙工作忙女儿，总算忙到女儿毕业……哦！想起来了，阿珍好象是在什么通讯公司里，我很少问她工作上的事，不光是阿珍，我连武君具体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只好象问过说是什么货运公司的部门经理。阿珍总喜欢叫我‘十一郎’，那是在聊天室里的名字，在聊天室里我还被她捉弄过，记得有一次她起了个名字叫‘水纹’，性别‘女’，要不是我在聊天室里一向比较检点，第二天就死定了。我对阿珍的印象一向都不错，这次可突然打了个折扣，我也不清楚是为什么，平时她也惹出些货来，可这次居然被带了派出所，感觉总不一样吧。

这晚真是世界末日，真想不出我小的时候没有空调怎么会活到现在。一晚我只睡着了三、四个小时，其余时间都躺在那儿胡思乱想，我甚至突然想给武君打个电话，找个地方喝冰啤去。

上午九点多钟来的电，供电局总算还有些良心，于是我睡到了下午两点，熬过了一天中最恐怖的四个小时。‘唉……明天又要上班了，天哪……’我总算想起了今天还有事要做。我匆匆吃完了午饭便往外跑，老妈说我现在是昼伏夜出，我下午出去她也要说上几句，这也难怪，她知道我这一出去，今晚恐怕又是不回家吃饭了。

我对阿军他们所里真是太熟了，熟到三子说我肯定是经常给抓进去的那一号人，要不怎么会连阿军指导员的办公室里挂着副左上角被烟头烫了两个洞的‘十虎图’都知道，那画儿是阿军指导员的宝贝，一次收画时不知被谁的烟蒂碰上了。指导员姓方，我们都喊他方老大，方老大结婚的时候被我们闹了个够惨，我的相片簿里就有张洞房里方老大被脱光裤子的照片，新娘子就站在我旁边，双手捂着脸，胖子正在扒方老大的衣服……方老大第二天看到我时，发誓说等我结婚的时候要为我准备好三套衣服。

胖子也是阿军他们科里的，正趴在桌子上写着些什么，“嘿！胖子！又在给谁写诗呢？”我走进阿军的办公室，一眼就看到那个最突出的家伙，我实在想不出象他那种一米七三的头却长着一百一十公斤肥肉的警察怎么去抓坏人。

胖子抬起圆圆的脑袋，冲着我‘傻’笑了笑：“嘿！十一啊！又来了，俺们这儿快成你家咯。”连胖子都知道我这称呼了，恐怕最开始就是从阿珍

那儿传开的，那个大喇叭！

我绕到胖子背后，用劲拍了拍他那充满弹性的后背：“唉……你又胖了，怎么了得，老大没让你去减肥啊……就你一个人？阿军呢？”

胖子笑得真象是一朵花儿：“呵呵……他就来，昨天晚上俺们副所长亲自出马，顺了一大批孩子回来，阿军正和老大训话呢，你等等吧。”说完，胖子继续写了起来，我看了看，似乎是什么报告之类的东西。

“难怪了，副所长亲自出马，我说阿军也认识三子和阿珍他们的啊，也不会这么绝情吧。”我想：“唉……恐怕他也挺难做的，真想看看他在审问阿珍的时候是什么表情。”

我正想着，阿军就进来了，我马上叫了一声：“阿军……”

阿军也看到了我，不等我说完，飞快地而且是偷偷地摆了摆手，迅速指了指门外，我心里有数，忙咳了两声：“呵呵……这几天没见，挺想你的，恩……老大呢？在忙啊？”

“你倒是没事儿就到处乱窜啊，又跑过来闹，当心哪天就关了你。”方老大慢慢地从门外走了进来。方老大一脸的汗，胖子忙送上条毛巾，方老大帽子一扔，‘噗’地坐在了空调前。

阿军也是一头的汗，此时正在擦脸，边擦边问胖子：“怎么样，写好了没？所长等着要呢，你可别害我们科给所长骂。”

胖子‘咕咚……咕咚’地喝着茶，“啊~~~”“差不多了，下午肯定弄好，你们那儿怎么样？”

方老大似乎一头恼火，也不理我，只见他一直在摇头，骂骂咧咧地说的一口地道的山东话：“他奶奶的！什么严打……打个屁！老赵（副所长）他不是能吗？能啊！尽会打些个小鱼小虾回来，不是些毛头小子就是菜场卖肉的……奶奶的！一提到杀人放火，你看他还带队不！”

我听得直想笑，但看到方老大一副火头的样子只好忍住了，我看了看阿军，他冲我使了个眼色，偷偷指了指门外。

于是，我陪笑着扔给方老大一根烟：“唉……今天你们挺忙的，我就不打扰啦，老大，下次再来看你啊！”

方老大似乎给热昏了，迟钝地点了点头，说今天太忙，改天请我吃饭，我和胖子也打了声招呼，笑呵呵地走了出去，靠在离阿军办公室稍远些的墙边。

十分钟后，阿军从里面出来，忙把我拉到隔壁的小会议室，我第一次看到警察象贼一样那么小心地反扣上门。

阿军：“呼……今天别介意，老大心情不好……坐吧，来杯水？”

我呵呵地说：“不会不会……白开水就好了。”

阿军从饮水机里倒了杯水，递给我：“我一直就怕你来，没好事吧？”

阿军大概猜到我的来意了，我干笑了两声，只不停地转着手中的杯子，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阿军：“是武君告诉你的吧，三子是他和你的铁哥们，还有阿珍，胡斌他们……他们怎么偏偏选这个时候造反！这不害我吗！知道吗……三子昨晚是跑了，刚刚又被抓进来啦，笨得猪一样，你跑个啥！现在更麻烦了！”

我递上根烟，自己也点了起来：“三子还是进来了？”

阿军：“废话！他是个什么鸟，跑的掉吗？”

十一：“我早劝过他们，这帮子家伙，总是惹事，可……三子阿珍他们

也是你的好朋友，能想想办法早些弄出来吗？”

阿军：“……”

十一：“你通知他们父母了吗？”

阿军：“三子的老子一早儿就来过了，劈头盖脸地就是一顿鬼骂，胡斌的还没有，阿珍……唉……他老子是个老实人，要是被他知道了……X的，我都不知道下次怎么见老余（阿珍的父亲）了。”

十一：“那个江西仔现在怎么样？要是只要医药费什么的恐怕会好办些。”

阿军：“那个兔崽子倒没事儿，他那两个同伙也已经通知了家属，医药费倒不是问题，大不了咱哥几个先出了，可……问题是……这次是老赵带队，又是严打……”

十一：“……唉……就靠你想想办法了，打人的是谁？你们查清了吗？”

阿军：“是三子一伙儿的，叫雷亮的，还有胡斌。”

十一：“那就好些，三子和阿珍也没参与打架啊，想想办法通融一下吧。”

阿军倒了第四杯水，两口便喝了下去。“我……你们这群人！总是给我添乱！唉……我……我试试吧……”

我又递上一根烟，笑着说：“可别把我也算上，我和你一样，也是没办法。老大走了吗？”

阿军看了看我，问：“干嘛？应该走了，下午嫂子要他去扛电视，听说是三十寸平面的新款。”

十一：“呵呵……那更好了，我就在这儿，你帮个忙，把三子和阿珍带来，我说些话儿。”

阿军瞪着大眼，说：“什么？你当我是所长啊！我还想不想戴这帽子了？再说，三子才被抓进来，老赵特意吩咐，除了家属谁也不准见，连老大都不行！我怎么带过来啊？”

我想，任何人看了我的样子，就该知道什么是‘无奈’了吧：“……老哥！就算是我欠你的，帮个忙吧，带阿珍过来也行，她老子是个老实人，对咱们也挺不错……”

阿军长长地叹了口气，走到烟缸前，一个三百六十度的旋转，还没有掐灭烟蒂。阿军瞧了我半天，也是种无奈的目光，我知道他是同意了。

阿军：“等我，哪儿都不许去！活见鬼……真是活见鬼！”

阿军转身离开，只剩下我一个人呆在房间里。怎么开始淌汗了？我起身在离空调近些的地方坐下，又点了根烟……警察的会议室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虽然还是长桌加椅子，白墙加地砖，大不了再弄些剑兰之类的花草点缀一下，但我始终感觉这儿有一种威严，似乎还有些恐怖，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正当我又开始胡思乱想的时候，会议室的门开了，我突然有些惊，也有些怕……怕什么？也许，是怕老赵或是方老大突然闯了进来吧，‘没出息的东西！我又没做亏心事，怕什么！方老大还是我好朋友呢’我心里骂着自己。好在那只是一刹那的感觉。门开了，很快又被反锁上，阿军更象是个贼了，我心里有些过意不去。没事儿，武君应该也会对我过意不去吧……阿军的前面是个几乎以一百二十度的角度低下了头的长发女孩，一身几乎能当镜子照的闪光的银色短身背心，露出两只白嫩嫩的肩膀，裙子黑得发亮，让人感觉那就是涂了油的塑料布，只有鞋子‘通俗’些，灰色的中跟鞋，比较一般的

那种。

我知道那是阿珍了。‘幸好昨天晚上是去跳舞’我想：‘要不鞋子肯定是个怪异的超高根了’

阿珍仍旧那样低着头，被阿军带到我面前，站着。我看到电视上许多犯人在被枪决前也不象这样。恐怕阿军没告诉她是我找她的，没准儿阿珍以为已经通知了她的父亲，现在正站在她的面前。

阿军轻轻咳了一声：“我去外面看看，这要被知道了可不得了，你快些。”

我看得出阿军很紧张，我点了点头，阿军又象个贼一样溜了出去：“敲三下门，我就知道了。”

我又仔细打量了一下眼前的阿珍，因为出差，我有快一个月没有见到她，她似乎有些变了，起码，穿得有些变了。许多时候我也会觉得这身打扮配上黑口红和假睫毛会很好看，可今天没有，我觉得有些怪。

我喝了口水，轻轻地咳了一声：“嗨，别低头了，是我。”

我看到阿珍猛地抬起头，我想：‘嘿，我没猜错吧，阿军这家伙也不说，害我快当了别人的老爸……呵呵……’

阿珍的眼睛又红又肿，她以前很少化妆，因为我们都说那没必要，连阿珍公司里的人都说她是个小美人。可惜……现在泪水已经把她脸上的粉底冲得好象是旱季的黄河，当然也就不那么好看了。阿珍已不在乎脸上的那些玩意，“哇”地一声扑到我身上，哭地似个泪人儿似的，边哭边说：“是……是你啊……我就知道你会来……呜……平时……十一哥也是最关心……我的。”

我被她抱的一动也不能动，只好任凭那些底粉和唇膏爬得我一身都是。‘我哪里有过最关心你啊？’我偷偷地想。

“好了……好……你小声儿些，你是没被允许就被带来的，可别害阿军掉了饭碗。”我一边想努力移开她，一边小声地说。

阿珍总算和我分开了些，但她还是紧紧地拉着我的胳膊不放，真是象落入河里的人死死地抓着稻草。我不知从哪儿掏出一块手帕，替她擦了擦脸上的‘黄河’，我从来都不带手帕，总觉得男人带手帕就象是不长胡子一样，变态！唉……活见鬼……

阿珍似乎真得很害怕，她拉着我胳膊的手一直在发抖，毕竟，她是个女孩，从没被穿着警服的家伙带进这么个连杀人犯都会感到末日来临的地方。

‘唉……没出息，这么点儿事吓成这样子’我心里想着。

阿珍跺着脚，仍然是哭着问我：“不要告诉我爸爸，求你了，别告诉他。”

我问：“你怕他会打你？骂你？”

阿珍摇着头：“都……都不是，我……爸爸知道了会伤心的……求你了……十一哥，你和阿军说说……”

我看着阿珍，俨然就象是个家长了：“我们也不想，只要可能，我们就不告诉他……”

阿珍拼命地点着头：“谢谢，谢谢……我以后一定做个好女孩，十一哥……你相信我……”

‘我可不是她家长……我相信她什么？’胡思和乱想这两兄弟不知什么时候又跑到了我的脑子里：‘不对，怎么说阿珍也是我的好朋友，帮她的忙也是应该的吧……’我摇了摇头，觉地自己的思维有些乱，好象有些矛盾，具体那矛和盾在哪儿，我就知道了。我轻轻地拿开了她的手，倒了杯水，

递给她，自己的那杯分两口喝了下去，奇怪……我怎么感觉还这么热？

我坐了下来，才发现从刚刚到现在我居然一直都是站着和阿珍在说话，我苦笑着摇了摇头，发现我今天有些不正常：“坐会儿吧，现在你还不能出去，四十八小时后再看吧。”我顿了顿，接着说：“到时候我会来的，看……看看情况再说吧，要是没事儿了就最好……你父亲那边……我会说你和我们去外地玩了两天……你单位……明天不行的话，也只好请假了，就说你病了。”我似乎又有些后悔，怀疑我是不是在继续给自己找麻烦，唉……麻烦已经够多的了……我怎么了？我什么时候变成好人了？这么体贴人？关心人？难道……我真的不是个坏人？

阿珍看起来好了些，也不再哭了，这时候的她也很听话，我递给她水，她就慢慢地喝了，我让她坐下，她就紧捱着我坐下，只是捱得太近了些，几乎就快要坐在了我的椅子上，我有些受不了她的距离，只好往旁边挪了挪。平时，我若说地球是圆的，她肯定说是方的。

我突然想起了武君，现在才想起来，我敲了敲自己的脑袋，“唉……”学着方老大的山东话说：“奶奶个熊！忘了他了！”

阿珍瞧着我有些奇怪，问：“怎么了？你干什么呢？”

我呵呵一笑，说：“我忘了武君了，你男朋友啊……呵呵……”

阿珍：“什……什么？武君说……”

阿军‘呼’地飞了进来。我和阿珍都吓了一跳，‘刷！’从座位上猛地站了起来。

“好啦！好啦！不早了，呆会儿要检查，你们说完了没有！阿珍……不是我不够朋友……只是……”

我嘘了一口气……“你想谋杀啊！”

阿珍又拉着我的胳膊，从她的渴望的眼神里看得出她想和我一快儿走，我装作没看见，轻轻摸了摸她的头，说：“走吧，阿军是个好兄弟，有他在你还怕什么，我们会帮你的……”

02

阿珍似乎又要哭了，我赶紧叫阿军送她回去，阿珍走了几步，回头望着我，脸上的‘黄河’似乎快要到了雨季：“十一哥……你……你说过的，别告诉我爸……还有，晚上……要来看我。”

我忽然想起来今晚就是四十八小时的终止时间，天！……我只好微笑着点了点头。

阿珍被送走后，我和阿军一起回家，我和他都住在南边，小的时候我们两家仅一街之隔，阿军搬家了以后，离我那儿也不远。我忽然问阿军：“我是不是很虚伪？”

阿军冲着我笑了笑：“呵呵……不知道，不过你是唯一一个来看看他们的朋友，就算是虚伪，也总要比不虚的好。”

我也笑了笑：“是吗……痞子和流氓就很虚伪。”

阿军：“你认为你是痞子流氓？哈哈……为什么不早说，我早该抓了你。”

十一：“我……呵呵……再等等吧，没准儿我摇身一变，就成了痞子中的圣人，流氓中的君子。”

阿军笑着摇了摇头：“奶奶的！”阿军被方老大陶冶的也时不时地冒出句山东话。

十一：“今天辛苦你啦，不过你的本事也还不小，能带她出来也够可以的，没人看着吗？”

阿军：“当然有人，幸好是我一个好朋友，要不然，还不一定能带阿珍出来呢。”

十一：“哈，朋友多些有时候还真能派上用场，你那朋友有没有问你什么？你照实跟他说的？”

阿军：“啊？照实说？你疯了？我说阿珍的男朋友从外地赶来看他。”

十一：“！#\$*%@(^&”

我回家吃的晚饭，老爷子和老妈都有些奇怪，下午出去的我居然还能回来吃晚饭？

今晚我吃得很少，不知怎么就是吃不下去，老妈陪着老头看新闻的时候我就站在凉台上，点着烟。这里已经不算在市中心了，但还算在市内，起码可以看到远处几座大楼的顶端不时闪着的灯光。晚上隔壁乱哄哄的，是邻居小蔡结婚，虽然发了帖子给我，可我晚上实在没心情去那摆满了各种动物肌肉的地方，而且新娘子我也不认识，在那儿一个邻居会糟到什么样的冷遇就可想而知了，这样倒也好，至少是省了红包了。我看了看表，这表我挺喜欢，是老爷子从日本带回来的。现在是七点二十分，我不清楚到几点种是满了四十八小时，后悔怎么没问问阿军，他应该很清楚的啊，“呼……”……我算了算，想总该是这段时间了吧，于是我穿上衬衣，走了出去，背后传来老爷子的声音：“我说他不会这么好呆在家里吧，你瞧瞧，这不就走了？”平时我会很轻松地当作没听见，可今晚却不行，我突然感到很烦躁……我迈开了步子，往东市区走去。

派出所门口怎么那么多人？远远地望去居然是黑压压的一片，也许没那么多人，但在暗淡的灯光下，可能是显得多了些。‘哈？难道还有许多倒霉蛋和我一样？’我想着，一会儿便已到了门口，……MyGod！人确实不少，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我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想到阿军今晚是值班无疑的了，便和警卫随便打了个招呼，走了进去。我想门口的那一大群人肯定以为我也是个警察……‘以后是得少来了，这里什么人都认识我，以后万一不小心犯了个错，想跑都跑不掉’想到这儿，我嘿嘿一笑……阿军办公室的灯果然是亮着的，我象是进自己家一样走了进去。阿军看起来有些无聊，我发现桌子上那台老式电视机是关着的，不用想，肯定是坏了，怪不得。阿军看到我来了，似乎很高兴的样子，但一转眼，嘴巴又恢复了直线，我知道那事儿今晚是泡汤了。

阿军：“来啦，不好意思了，老赵下的死命令，前三天严打进来的一个都不许走，有证据的最好，没证据的找证据……我也没办法……”

我有些吃惊：“啊？可……阿珍和三子并没动手啊？”

阿军耸了耸肩膀：“没办法，这种事儿都是有理的，只要嘴巴一咧，说：‘现在是严打，我们是按照中央的精神认真办事，更何况，具体情况要具体

看待嘛’等等，随便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比喝凉水简单？”

我拿了个空杯子，倒了些水：“呵呵，你说的倒也不假……那……这边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要是时间太长，恐怕老赵那儿也担不下吧？”

阿军显得有些无奈，递了根烟过来：“哼哼……我也不知道，这事儿不是我说了算的，老赵也真是老糊涂了，屁都快放不动了，还……X……”

我觉得有些对不起阿珍，话也就不多了。晚上我回家很早，老头子又是一副碰着了怪物的表情。我上了会儿网，和几个只知道是中国人的家伙胡扯了几句，便去睡了。

今晚空调很足，邻居小蔡他们居然早早就闹了，整个楼似乎都很安静，我模模糊糊地，也不知道有没有睡着。

第二天我知道了，结果是否定的。老板在电梯里就盯着我的眼睛不放：“小张，昨晚又干什么去了？”

我尴尬地笑了笑，说：“没……没什么，昨天游泳的时候水不好，我又没戴潜水镜……呵呵……”

一天很快就这样过去了，忙的时候简直就不知道还有‘时间’这个怪物存在，混不知不觉地太阳便已经从东边跑到了西边。晚上约七点钟左右，我还在这种现代的集中营里整理着一天的资料，眼看着一张张写满了怪异字符的纸张被慢慢地、有规律地、整齐地放在了一起，最后是一张日本传真过来的报价单，纸都是黑色的，太黑！单价比别家的高出二十多美金。“奶奶的！”我居然也不由自主地说了句山东话。

“嘀~~~~~”

这谁啊！都下班了，还打电话，X的肯定是个工作狂！

我拿起了电话，习惯性地用标准的普通话外加酒店门口侍者们的热情说：“喂，您好。”才进公司的时候，这样说话总感觉怪怪的，现在据说是‘老练’了，老练到一点儿感觉都没有了。

但当我听清楚那边是阿军的时候，那头勤勤恳恳的老黄牛便以每秒三十万公里的速度变成了咆哮的黑瞎子：“也？太阳从南边出来了！怎么主动打电话给我啦？是不是那事？”

阿军：“不是，是武君请我吃饭，让你一起来，你现在还在忙啊？”

十一：“啊，你们和好啦？”

阿军：“呵呵……以前也没什么事，咱都是大老爷们，谁计较那些？你去啊！”

十一：“好吧，我马上就到，还是那家饭店吗？”

阿军：“是，你快些，武君人好象已经到了。”

十一：“哦……就这么说。”

那是家小饭店，虽然小，但菜的味道挺不错，老板隔着马路就开始向我招手，他笑地很开心，我也在笑，不过他笑的是又有财神来了，而我笑的是又可以吃白食了。

看来我是最后到的，阿军坐在左首，武君坐在付帐的位子上，他旁边是个上身穿件黑背心的长头发女孩，我看了一圈，只女孩的旁边还有张空座，我大大咧咧地坐了下来。阿强把老板的头都吵昏了，最后选了一瓶‘五粮液’。武君一手拿着菜单，一手冲着我直笔画：“又等你！快坐快坐……鱼吃不吃？嗨！老板，你这鲑鱼怎么这么贵？不要……换一个……”

我有一句没一句到答着他们俩，歪着头，打量着旁边这位黑背心的长发

妹，‘呀！

象是东北人，很漂亮的瓜子脸，很有女人味的那种，和阿珍比起来，是属于另一种类型的……嘿！个子又高，皮肤又白，哇……身材真好……’我正在那儿想呢，‘黑背心’似乎觉察到她旁边的这个无礼的家伙‘看’她的时间有些过长了，她转过头，也看了看我，我猛地想起我瞧她的姿势太显眼，有些不好意思，想到这儿，我忍不住笑了笑，不过那是笑我自己，‘黑背心’看我居然莫名其妙地望着她笑，只好也‘莫名其妙’地对我笑了笑——我只能想到她那个笑也是莫名其妙的。

不过这一笑，我竟然觉得有些和‘黑背心’熟了，虽然好象是快了些……我把目光从她身上移开，紧接着便注视着阿军，再紧接着，我和阿军都是一脸‘邪恶’的笑容，象是瞧着一大堆金子一样盯着武君。武君被我们瞧得似乎有些不安，嬉皮笑脸地瞅着我们每一个人，‘黑背心’倒好象什么也没看见，一边喝着茶，一边望着门口，她当然是在避开我们的目光。

武君干咳了两声，终于介绍说：“啊……我来介绍一下，恩……咳咳……这位是张？，大家都叫他十一郎，你叫他十一就行了，这是王建军——阿军，都是我的好朋友……呵呵……恩……这是我女朋友，乐乐。”

阿军笑得居然也象花儿一样，不时地“呵呵”，我好象也是这样怪怪地笑着，直到武君介绍到最后一句话，我突然想起了阿珍，笑的也不如刚才那么随便了。阿军拍了我肩膀一下：“咱哥几个可好久没聚在一起了，今天……哦……还少了三子，不过也够齐啦，你晚上可得多喝点儿。”

我的酒量虽然比阿军小，但比武君要大些，有了垫底的，所以我也爽快地答应了，武君虽然有些吱吱呜呜，今晚倒也还可以，我们仨分了一斤，他居然也没多说，平时他肯定要比阿军少个半两才肯的。我笑嘻嘻地瞅了瞅乐乐，正好和她的眼光相碰，她赶紧举起了茶杯：“十一哥，我先敬敬你啦。”

这是我今晚的第一杯酒，二十分钟后，劝酒就变成了抢酒，黑夜变成了白昼。

我们仨都喝多了，因为地上除了五粮液的空瓶，又多了一箱啤酒的空瓶。

武君开始翻老帐了，只见他摇摇晃晃地站起来，象是被烫坏了舌头一样讲着上次的什么什么事是他的不对，而阿军象是个江湖豪客，一挥手：“是……是兄弟……就别提……”然后开始问武君是不是兄弟，一连问了十遍，武君十分肯定地回答了十遍。我简直把乐乐也当成了二十多年的老朋友，先是把手机号码告诉了她，然后和她划拳，划得她也开始喝上了啤酒，而且一喝就是四瓶多。结果是：阿军说话的时候总不停地晃着脑袋，武君上厕所时把本来就有块疤的鼻子碰地直流血，谁送他回的家都不知道，最惨的还是我，武君被阿军拖了回去，剩下了乐乐，原以为乐乐吐过也就没事儿了，谁知道送她回家的路上居然还喷了我一身，她倒是‘清醒’了，急忙说要给我洗，我龇牙咧嘴地脱掉了衬衫，坚定地把它丢进了垃圾筒。

醒来的时候床头的‘闹钟’吓了我一跳，天！已经迟了半个小时，更糟的是当我跑进办公室的时候发现老板今天居然没出去忙些什么，就坐在办公室里，怎么平时我准时上班的时候他就不在呢？老板用他那杀人的眼神代替了“你怎么回事！都几点了！

你……”

又是晚上七点多钟，又是阿强的电话，我当然是有些烦了，哼哼着说：“啊……哦……什么事啊？”

阿强：“别问那么多，现在就过来。”

我懒懒地点了根烟，坐在办公桌上：“唉……我今天可给你们害惨了……啊？到底什么事啊？今晚我想好好地睡上一觉。”

阿强的声音似乎有些兴奋：“你 XX 的酒还没醒啊？忘了阿珍的事儿了？”

我一愣，马上从桌子上跳了下来，好好地回到了椅子上，天，我还真没在意：“见鬼！都是昨天弄的，到现在我……还没怎么清醒，怎么样？她那边怎么样了？”

阿强：“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反正她出来了，就在我们所门口，我不方便出去见他，你先来吧，来了再说。”

我急急忙忙地跑了出去，拦了辆 TAXI，X 的！谁都这么黑！这么近还收全价。我来到东市区派出所大门口，阿珍站在对面的电话亭边，冲着我招了招手，我立即打电话给阿军：“喂！我看到她了，现在是送她回家？还是……怎么做好些？你躲在里面干什么！”

我是去你那还是去阿珍那儿啊？三子呢？回去了？？”

阿军：“好好好……你别说了，等我一会儿，我就出来，就出来……”

我穿过马路，阿珍早扑了过来，也不管大街上那么多人，上来就紧紧地抱住了我。

我很不自然地瞧了瞧周围，还好，天已经黑的差不多了，人虽然不少……我低下头，一只手轻轻托起了阿珍的脸，瘦倒没瘦，妆却已经全部卸掉了，我更喜欢她本来的面目，觉得这样才是‘小美人’，上次应该是‘小妖精’才对。阿珍望着我，泪汪汪的，我心里似乎也有些难受，不由地用拇指抹去她脸上湿湿的东西，阿珍的嘴唇微微地颤动着，似乎想说些什么，她慢慢地把脸靠在我的手上，我只听清了几个字，好象是谢什么十一什么的。

阿军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看到阿珍真正挤在我的怀里，冲着我贼贼地一笑，我真想一拳把他那可笑的鼻子打歪。我赶忙想分开阿珍，结结巴巴地说：“嗨……阿……阿军来看……看看你……看你来了……”

阿珍这才推开我，低着头，连阿军在哪个方向都不清楚就说：“小军哥，谢谢你。”说完才发现她那是对着电话亭说的。阿珍一只手牵着我，一只手伸到前额下，捋了捋头发，总算转对了方向：“恩……我……”

我听她恩啊呀的半天，也说不出个完整的话儿来，便冲着阿军笑了笑，说：“老赵终于善心大发啦。”

阿军耸了耸肩膀：“是啊，升官了嘛。”

我眯着眼睛，有些怀疑地问：“升官？就他？”

阿军嘿嘿直笑：“他怎么就不能升官？我们所长调到局里去啦，这位子不就老赵上了！这一升官，突然就把那些个没什么大事的给放了……对了……三子刚刚才走，你没碰上他？他欠我一顿饭咯。”

我摇摇头，转眼看了看阿珍，她也正望着我：“十一哥，我想回家，你们……”

我知道她在担心什么，便说：“你爸当你和我们去外地疯了几天，肯定要说明你的，你单位知道你病了，恐怕这个月的奖金要扣些了。”

阿珍望着我微微笑了笑：“谢谢……我……我这样回家不会……不会……”

我故意装成一副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样子：“哇！死丫头！你出什么事

儿啦？是不是被抓去了？”

阿珍做了个鬼脸，低下了头，拉着我的手不停地左晃右晃。我对阿军说：“那好吧，就这样了，过几天我再来。”

阿军：“恩……快送她回去吧，我科里还有些事儿，我也走啦。”

我笑着点了点头，以示谢意，便和阿珍坐上了记程车：“往XX通讯公司那边开，然后往左上高架，在……”

阿珍扒在我的肩膀上，说：“十一哥，这几天连累你了……不会生我的气吧。”

我歪了歪脑袋，笑着看了看她：“岂敢岂敢，不过，你要是请我吃饭，我还是不介意的，嘻嘻。”

阿珍也笑了笑：“那没问题。”接着干脆一只胳膊搂着我的腰，将半个身子都贴在了我身上：“其实，我没有去打架，真的……我从小就最怕看人打架了……我，我不是个坏女孩……”

我又开始觉得有些不自在了，只是这次要好些，我甚至也轻轻抚摩着阿珍的肩膀，阿珍把我搂地更紧了，我突然觉得很怪：‘嘿！她不过是刚从不安中恢复过来，对我表示感激罢了，哼！我还是比较聪明的！’也不知道是我不愿意还是不敢，我赶紧把手从她肩膀上拿开，瞧着窗外。

阿珍的父亲显然对女儿和我的‘私奔’有些不满，但对我还是客客气气的，他邀请我进去喝口水再走，我当然不会去了。阿珍见到他父亲时的激动可想而知，我想他老子肯定有些纳闷吧。我哈哈地打了个照面，便赶紧离开了。

第二天三子就给我打了个电话，阿军这小子，居然跟他说我为他们也出了不少力，三子当然又要请我吃饭，我也没推辞，说好了留到和阿军一起，顺便也喊上武君。

星期天，象每个星期天的上午十点钟，我躺在床上，虽然已经醒了。窗外的知了叫个不停，我恨地咬牙切齿，这时候外面的树上能有几只鸟该多好，把那些乱叫的虫子全给吃了，没准儿我还能再睡着一会儿。过了半个小时，我感觉差不多又可以进入梦幻的时候，晴天一个霹雳！手机象疯了一样狂吼起来，我几乎也要叫了起来：“天那！天那!!!你就让我作会儿梦行吗!!!”我决心不理睬那电话，管他是谁，都没有我睡觉重要！‘嘀~~~~~’这个恶魔又在叫了，我无奈地爬了起来，抓过电话吼道：“谁啊！你不要睡觉的啊！”吼完后，我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对，快十一点了，这时候不睡觉恐怕也是正常的吧。

电话那头怎么是个女孩子？似乎我的语气过于激烈了吧，她有些不知所措，只‘恩？’了一下。

我揉了揉惺忪的眼睛，有些抱歉地说：“喂，是哪位……不好意思，我刚刚不是说你……喂？”话毕我就发现这谎扯的差了些，但已不好再改口了。

听声音，还是不怎么自然：“哦……对不起，我打扰你了，我……下次再打把。”

我连忙说：“不是不是，刚刚对不起，我的表坏了，现在才发现……呵呵……”

女孩：“啊……怪不得那么凶呢，嘻嘻，真怕是扰你啦。”

十一：“呵呵，不会不会，这还要多亏了你的电话，要不然我还以为是上午七点半呢。”

女孩：“哦？……你知道我是谁吗？”

十一：“我想想……唉……电话里听不出来啊，我这台电话有些毛病，不怎么清楚……喂？喂喂？”

女孩：“我是乐乐！笨！”

我一下子想起了那晚害我丢衣服洗澡的人，她居然还好意思说我‘笨’？！我说：“哦……你啊，你好。”

乐乐：“嗨！刚刚翻电话本，看到了你的，就给你打了一个……怎么啦？不会还在介意上次的事吧？我给你道歉啦。”

我当然不能给她感觉我是那么小气的一个人：“什么事啊？哦~~~我想起来了！哈哈，怎么会呢？我早忘了，那晚是我不好，你回去后还好吧？”

乐乐：“唉……我那晚回家后又昏起来了，唉……整晚难受死啦，以后可不喝那么多酒了。”

十一：“哦，唉……那是我的不对，不该让你喝那么多酒的。”

乐乐：“哈……这怎么能怪你呢？你也太……”

十一：“呵呵……你找我有事？”

乐乐：“恩，有点儿事，我现在在东市区‘富成超市’，你有空吗？能来吗？”

我想了想，虽然被她‘害’过，但毕竟她也不是个让人讨厌的女孩，不光不让人讨厌，而且很美，我一想到她那漂亮的瓜子脸和动人的身材，便答应了：“恩……现在？我看看……十一点了，好吧，我十分钟后到，在门口吧。”

乐乐显得很高兴，笑着说：“那好啊！快些，我等你哦。”

我穿鞋的时候突然想到了武君：‘他不是说乐乐是他的女朋友吗？不知道武君在不在那儿？不会啊？他在的话应该多少会和我说两句啊？在买东西？什么乱七八糟的？武君不是说阿珍是他女朋友吗？现在怎么又变成乐乐了？况且他还是有老婆的人啊……’

我老远便看到了乐乐，还是那件黑色的紧身背心，黑色的长裤，黑色的皮鞋，黑色的背包，即使她藏在来往的人群中，我想这样一个一身黑而且拥有出色外表的女孩也一定很好认。我快步走了过去，她也发现了我，冲着我招了招手。

我走到她跟前，乐乐笑嘻嘻地喊了声：“嗨！”

我也“嗨”了一声。

乐乐：“我早看到你啦！你挺显眼的。你也真够胆小，过马路居然要那么左顾右盼的，嘻嘻。”

十一：“哈，小心些总不是坏事嘛。”

乐乐冲着我笑了笑，一只手从身后拎出了一个塑料袋，举到我面前。我看了看，袋子上印着‘富成超市’‘XX 衬衫’。

乐乐：“送给你，对上次的事表示歉意。”

我明白了，双手一摊：“这……呵呵……你怎么还记得那事儿，我不是说没关系吗，咳咳……”我干咳了两声。

乐乐歪了歪脖子，笑着说：“我可不敢忘啊……上次的事真是不好意思，收下了，你就原谅我啦。”

我倒不在乎这衬衣，家里这玩意有不少，是预备我出差时用的，老妈知道我很懒，在外面是不会自己洗的，放在宾馆里洗又不放心，于是干脆买了

许多。“好，我收下，谢啦。”我接过塑料袋：“嘿，这颜色不错啊！我就喜欢这种深色的，恩？你怎么知道这就是我的尺码？我自己都不知道呢？”

乐乐双手一背，一副很得意的样子：“我呀，我只要看一眼这个人，他穿什么尺码的衣服我就清楚了，不信，你回去试试，要是不合适，可以再来换嘛。”

我笑了笑：“这么厉害。”

乐乐：“那是。”

十一：“你叫我来，就是准备送这件衣服给我？”我也觉得这是废话。

乐乐：“是啊，别以为我那天喝多了，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嘻嘻……我还是比较清醒的。”

十一：“哦……那你比我厉害多了，我喝多了就什么都忘了。”

乐乐：“啊？！那你那天说的也忘了？”

十一：“恩？什么忘了？我说什么了？”

乐乐：“你不说星期天晚上要请我去跳舞吗？”

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来我到底有没有说过那句话了。

乐乐：“好啊，真的忘了，算啦，唉……酒话看来真的是不能信的。

十一：“啊？哦……是啊？我……哦……对了，好象是吧，呵呵。”

乐乐：“呦，想起来啦？”

十一：“嘻嘻……可那也是晚上的事儿了，中午就开始提醒我了？”

乐乐：“恩，中午我请客，请你吃饭。”

03

我认识各种各样的女孩子，但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点——喜欢吃老美的快餐，我和乐乐去了肯德基，虽然我不喜欢那些面包夹肉和土豆切成的条。

美国人的东西在中国总那么吃香，天知道这儿为什么这么多人，我皱着眉头，在只到我一半高的小家伙和染着黄头发的女孩们中间象傻子一样等着长长的队伍。乐乐总算是抢到了一个座位，在离服务台五米的地方托着腮，冲着我幸福地笑着，我只好也冲着她笑笑，转过脸来便又是眉头紧锁了。天那！前面居然还有七个人，就这样我被带着孩子的家长们和少男少女们的吵嚷声吞没。

也不知过了几世几劫，这道美国佬的‘圣菜’总算放在了乐乐的眼前，经历了无数坎坷和磨难所取得的成果被慢慢吞食着，我强迫自己吃了一个‘汉堡’，便开始只喝可乐，看着乐乐津津有味地嚼着鸡翅，抽着薯条。

乐乐不停地劝我多吃些，我边晃着可乐杯边装着无所谓的笑容：“不了，我上午吃的迟，现在不饿。”

乐乐擦了擦嘴巴，喝了一口可乐，慢慢地把脸凑了过来：“嘻嘻……你上午睡到十一点，到超市的时候是十一点十分，你在梦里吃的啊？”

我愣了一下，开始觉得我居然连谎都不会说了，我心理想：“嘿！她的反应挺快的，看来我轻视她了，唉……小心啊，美女也可能很聪明的。”

我被她一下问住了，只好笑了笑。

看来乐乐是吃好了，我点的不多，我很清楚女孩子们不管是胖是瘦，都喜欢减肥，特别是对这些高热量的东西最敏感。乐乐看了看我，微微一笑，说：“我知道有些男孩子不怎么喜欢吃这些快餐，可中午就我们俩啊，这又便宜，又是我请客，嘻嘻……十一哥就委屈些啦。”

原来她早就看出来我是不喜欢吃这玩意的，‘嘿’我对自己说。

乐乐递给我一张餐巾：“啊……不过别担心，我会补偿你的啦，下午影院是美国的大片‘天煞’，虽然我看过碟子，相信你也看过，但听说那片子在影院的效果绝对够‘寒’，所以……我请你，看完后就差不多晚上，呀！那你就得请我啦！”

我听说过那片子，可没看过：“没看过，呵呵……看来你都安排好了，我可是快三年都没去过电影院了。”

乐乐：“我也好久没去了，所以今天想尝尝鲜，嘻嘻……”

十一：“有时候返返古也好，几点的？”

乐乐：“下午三点四十。”

十一：“哦，还有半小时，嘿！居然去看电影，不过该是我请客。”

乐乐：“我票都买过了，还要你做好人呀？”

十一：“啊？这么快？我要是中午不来，你那票不是要废了？”

乐乐：“嘻嘻……你要是不来，我就去请别人看去，想和我去看电影的多着呢，何况……何况我算准了你会来。”

十一：“咳咳……”

乐乐拎起了背包，乐呵呵地起身说：“咳你个大头，走吧，到那儿时间也差不多了。”

出了这家美国店的大门，乐乐有意无意地挽着我胳膊，说着笑着和我走在街上，我注意到今天不光再是迎面而来的女孩子们偷偷地送来一闪目光，更多的是许多男人们投来的注视，我有些得意，虽然乐乐并不是我什么人，但我知道，别人会以为那是我的女朋友而羡慕我的，想到这儿，我更得意了，再想下去，又觉得有些好笑。乐乐一路上问我多大，家住在哪儿，是哪里人……好象是在查户口一样，她居然也详细地介绍了她自己，不是东北人，而是本地人，家居然离我那儿很近，做广告的……从那时起，我知道她也是姓张，张乐乐。

有时候不得不去佩服和赞美别人，我和乐乐坐在影院的双人座上，欣赏着‘天煞’中震撼人心的特技效果。‘唉……天杀的，老美的电影是不一样，咱二十年后也不知道能不能拍出这样的东西，见鬼的张艺谋，尽拍那没出息的东西！”

散场后，我和乐乐逛了会儿街，我看了看表，六点三十分，我们找了家离市中心很近的酒店坐了下来。坐下来后，我开始有些后悔了，干吗找这么家堂皇的酒店？付装修费吗？我只有在来客人的时候才去些上档次的地方吃饭，今天怎么了？巴巴地跑到这儿来，唉，看来牺牲是难免的了。既然来了，就不能前功尽弃，当服务小姐一脸笑容地站在我们面前，鬼精地问‘这位小姐想要吃些什么’的时候我早已把菜单递给了乐乐：“你想吃些什么，自己点吧。”‘奶奶的！这什么服务员，一来也不问我点什么，我看你买单的时候也不要找我啊！”

乐乐究竟点了什么我也不知道，我正巧接了个电话，是三子打来的，说

今晚要请我吃饭，我只好忍痛回绝了，三子劝了半天，我只好编了些煞有其事的谎儿。

我挂掉了电话，菜已经上了两个，服务小姐的笑容似乎也减少了一半，当最后一道菜上来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有些内疚，菜很简单，乐乐仍吃得津津有味，边吃边和我谈论着音乐方面的事。一会儿自然而然地谈到了张宇，乐乐来劲儿了，我知道又是我那名字惹的货，记不清这是第几个人拿张宇的老婆和我坐比较了，不过我也有了经验，三下两除二便混了出来。

结帐的时候居然和中午快餐的价钱也差不多，我赶紧掏出了钱包，很快地结了帐。

我有些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是个男人，也许，我总觉得所有的女孩子都是染着黄头发，穿着超短裙，一心只会算计你腰包里 money 的人，也许，这和我生活的圈子有关系吧，也许，我真的错了？

晚餐结束的时候，已近八点，乐乐说她走走，我们便一起走在市中心繁华的步行街上，她还是挽着我的胳膊，只是比中午要自然些。乐乐似乎对所有的东西都很感兴趣，从张学友的 CD，澳洲进口的超合金山地自行车，一件漂亮的女式外套到金鱼缸里无颜六色的热带鱼，乐乐象只好奇的小猫，把我从街东一直拽到街西，我本就不喜欢逛马路，我一向认为那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而和朋友们喝酒吹牛泡舞厅就不一样了，那是‘增进感情的桥梁’嘛，但今晚感觉倒也还好，我想是因为有这么个漂亮的女孩子在身边的缘故吧。

在街尾，乐乐咯咯笑地拍着我的肩膀：“你呀，没出息，才这么点路就开始弯腰驼背了……”

我只好笑了笑：“我什么时候弯腰驼背了？我一直都很好啊？”说完，我不自觉地直了直身子。

乐乐：“哈哈……还没呢，好啦，我们去坐坐吧，我介绍个舞厅给你，‘天蓝之舞’知道吗？新开张的。”

我摇了摇头：“不……不知道，真要去跳舞吗？我……呵呵……说实在的，我其实不会跳舞的。”

乐乐：“真的？那好啊！我也不会跳啊，哈哈……这下没人笑话我啦。”

十一：“啊？嘿……同病相怜，那……去舞厅干嘛？”

乐乐：“去了你就知道了。”

很容易看出来这是家刚刚开业的舞厅，墙是新刷的，门上干干净净，金属把手上没有一丝锈斑，一间很大的圆形大厅，正中的舞池可容纳足足五百人。我们刚进去的时候，还没什么人，现在恐怕还没到夜生活的时间吧。大厅正放着轻音乐，和许多舞厅相比，这儿环境很好，很干净，音乐也不吵人。我注意到大厅的周围是一圈用木制屏风隔开的座位，对着舞池的这边也有一半的屏风，只是矮了许多，矮到可以看到坐在里面人们的上半身，另一半算是个‘门’了，进去的话也只能从这里走。这种座位大约有六十多个，每两个或四个形成一个对，中间是张精致的长方形的桌子，全套组合起来就象是一个个没有顶的小间，共二十多个小间，全部靠在墙边，围着中间的舞池和舞池边缘零零散散的座位。

乐乐把我拉到了一间只能容纳两个人的小间里坐了下来，她坐在里面，我坐在门边，这位置很好，我们能很清楚地看到舞池里的一切，乐乐说这里晚上十点钟左右会有各式各样的表演。服务生依旧是一上来就只问乐乐想点

些什么，这次我只是点了根烟，再没想什么。乐乐要了一杯柠檬茶，一份腰果，我点了一瓶‘嘉事博’当所有的东西都上齐了的时候，我终于还是问了出来：“今晚应该是武君陪你出来做这些事的吧？”

我也不明白乐乐的那种微笑的含义：“武君？为什么？就因为他当着你们面说我是她女朋友？”

我喝了口啤酒，不置是否。

乐乐：“哼！你当女孩子都很好骗的吗？他当着别人的面说谁都是他女朋友，以为这样就能让我感觉良好？死心塌地地跟着他？”

我只好干笑了笑，我也知道这是武君对付女孩们的手段之一，但总不好说什么，我们都还请教过武君他所谓的‘泡女大法’，所以说自己也好不了哪去，总不能打自己的嘴吧。

乐乐还是那种怪异的笑，继续说：“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小武那几把刷子我还是知道的。其实这也没啥，你们这群人都差不多，不过也许你要好些，只是好些。”

我笑了笑，开始明白一开始我真的是小瞧她了：“呵呵，谢谢夸奖。”

乐乐也笑了笑：“怎么，不服气啊？我说的不对？”

十一：“呵呵……对，对对。”

乐乐：“呀，这口气，根本就是承认嘛，我从你第一次晚上瞧我的眼神，就知道你好色，哼，那样瞧着人家。”

我心里‘噗咚’一下，心想：‘这事儿怎么今天给翻出来了？唉……下回还是再收敛些好’笑嘻嘻地说：“是，是，我色我色，该杀该杀。”

乐乐：“不过我倒情愿你是这样的人，比起那些装着一本正经人……哼！”

十一：“呵呵……看来，你对我的印象不如我想象中那么好啊。”

乐乐：“还算好啦，这也很正常。你那晚送我回家居然没占我一点便宜，这点儿我倒是很佩服你的，武君有你这样的朋友倒是出乎我意料，一次他也是看我喝多了些……哼，最后被我狠狠地打了一耳光。”

我暗自庆幸，摸了摸自己的脸说：“也！好险啊！”

乐乐轻轻摇了摇头，笑着说：“不过我不相信你真的一点儿这种念头都没有。”

我不想再继续这个话题，也许我是在躲避着什么吧，我点了根烟，感觉打开playboy火机的时候不再那么潇洒自如了。我说：“不管怎么说吧，起码，有一点你还是看对了……”

乐乐双手扒在桌子上，上身凑了过来，笑着问：“哦？哪一点？”

十一：“不是总有人说什么‘黑道’‘白道’的吗？倘若我们这种人也成一道，那应该算是‘灰道’吧。”

我记得平时和武君，三子，包括阿军都常常谈论这些东西，连喊带笑的，觉得就象是菜场的妇女们谈论着哪家的大白菜便宜一样正常，可现在面对着这么个说话如此露骨的女孩，我只希望大厅的音乐能盖过我们的谈话。乐乐似乎也瞧了出来，笑着问我：“哈，觉得这女孩子说这些怎么这么露骨？不习惯？你们总喜欢笨些的那种，容易上当的？”

十一：“也不全是，我就不喜欢太笨的那种，一点儿情趣都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每当男女们在一起的时候，为什么总要谈这种话题？”

乐乐：“别忘了，是你起的头。”

十一：“我小看你了，嘿嘿。”

乐乐：“我也是。”

十一：“我？哈哈……我就这么多玩头了，你可没小看我，其实我笨得很呐。”

乐乐：“哈，对了，你呢？有女朋友吗？”

其实我倒真的没有女朋友，虽然在我身边的女孩子也有些……但我若是说了真话，她会相信吗？那太象假话了，我不想考虑的太多，那样反而会弄巧成拙，我很快回答：“没有。”

乐乐：“原以为你会说有，那样更能显示出你的诚实……嘿嘿，居然说没有……这种让人一听就知道是假话的回答你居然也回说出来……恩，你确实有些不同。”

十一：“呵呵，也没什么不同的，不过是说真话罢了。”

乐乐：“象你们这种人，没个二十七八，三十岁，没女朋友也是正常的，我相信。”

十一：“哦？为什么？”

乐乐：“你说呢？何况……何况……你长得又这么帅，眼光肯定又要比别人高。”

我没有再接她的话，只是笑了笑。我吐了口烟，掐灭了手中的烟蒂。我看了看表，快十点了。乐乐说得不错，这时候果然有些娱乐节目，先是个老掉牙的魔术，几乎没有一个观众鼓掌，接着是不知从哪里请来的几个‘北京艺人’，男的脸色苍白，戴着手镯般大小的耳环，留着比乐乐还长的头发，女的则肯定是露着肚脐眼，穿着矮子们能轻易地发现她们内裤颜色的裙子。‘艺人’们扯着嗓子，扫着吉他，唱着难听的所谓摇滚——真XX的噪音！最后据说是从江西请来的时装表演队，大厅里每个人都知道那是什么狗屁的时装表演，不过是几个穿地很少的女孩在台上走来走去罢了。我突然想起武君有一次就是看完了这种表演，宵夜的时候把她们全部请上了，接下来就和其中一个去开了房。

乐乐显然对最后一个表演不感兴趣，只瞧了几眼，便只顾着吃起了开心果，我只瞧了两个来回，便也不想再看，看的太多了……没劲。

乐乐开始带着种取笑口气问：“嘿！十一，上面那几个女孩子都挺漂亮啊，你看呢？”

十一：“也许，妆化的太浓了，不怎么样容易分清……右边一个高个子的看起来还不错。”

乐乐：“哦？我看看……那个啊？长头发的？你什么眼光？不错？”

十一：“呵呵……不知道，我看不太清楚。”

乐乐：“你不喜欢女孩子化妆？”

十一：“不是，只是不喜欢浓妆，把自然的一面全掩盖起来了，太俗。”

乐乐：“嘻……我也是，这点我俩倒可以说是个共同点。”

十一：“还有一点。”

乐乐：“什么？”

十一：“我俩都姓张。”

乐乐似乎挺喜欢笑，我看着她咯咯直笑，用劲在我胸前打了一拳：“废话！”

我打车把乐乐送回了家，庆幸离我那儿不远，否则又得浪费金钱了。我

总喜欢看表，当我一个人坐在出租车里的时候已经是临晨两点。今晚过得似乎有些压抑，不过也挺高兴，我小心地走进家里，溜到卧房，洗都没洗就睡在了床上，太累了。

第二天我的精神居然很好，真是见鬼！我提前十分钟到的办公室，将三瓶开水都打了个满，可老板居然晚到了两个小时……唉……早知道……

整个上午都没什么要紧的事儿，老板又提前一个小时走了，告诉我是去XX局开会，办公室里一个出差，还有一个生病在家，就只剩下我一个人。我打开了MMX200的电脑，开始玩着无聊的‘接龙’。

我是不能走的，办公室里的规矩是总得留下一个人，碰上电话传真之类的事也好处理一下。“嘟嘟~~~~”瞧，这不就来了。

我拿起话筒：“喂，您好。”

？？“好！我当然好啦！哈哈！你怎么接电话总这样？唉……虚伪的家伙！”

我恨恨地说：“哦，阿军啊，什么事？”

阿军：“哈哈哈哈哈，什么事？你恭喜我啊！方老大当副所长啦！”

十一：“哦？那好啊，要老大请吃饭啦，不过……我恭喜你干什么？你也升了？”

阿军：“哈哈！废话！我现在就是指导员，也是我们科的科长，哈哈哈哈哈……”

十一：“奶奶的，你小子升官发财啦！一个科长，看你乐地屁颠屁颠的。”

阿军：“嘿！废话，老大说了，二十三日，晚上，在国际大酒店，八号包厢。”

十一：“嘻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去那么好的地方？嘿嘿……”

阿军：“别胡扯，要不是看兄弟几个都不错，才叫你的，对了，老大请了武君，三子他们不认识，还进来过，你就不要喊了。”

十一：“又不是我请客，我喊什么人？知道啦，我会留着肚子的。”

04

从星期一下午开始，这个礼拜可谓是黑色的一周。虽然阿军、武君、三子、阿珍、乐乐都没怎么骚扰我，可手头上的事简直就象是永远没法处理完似的。好几天我上午出差，晚上就得风风火火地赶回来，第二天上午接着走，本来不晕车的我在周五上午去X县工厂的时候快要吐了出来。来回进六百公里的路，下午六点钟我准时赶回了公司，匆匆忙忙地向头儿汇报了结果，想到财务报销差旅费的时候遭遇到的还是冷漠的一句‘人不在’，接下来我只好一个人在座位上填写着有关的单据，准备好周一的报告。其实公司里许多人都象我一样，一天到晚忙地就象只土狗，拼着小命儿维持着赖以维生的微薄回报。我一开始还不太明白为什么国有企业怎么就是赶不上别人，后来，我看着有些本事的同事们慢慢地离开，我开始明白了。‘X的！又要马拉车，又不给马吃草！’

家里的电脑看来是不行了，上网的速度太慢！可每次我一想到升级将又是一笔庞大的费用便只好将就着用了。为了节省费用，我已经很少再去网上泡。‘网络真的适合中国人吗？’我看了看 e-mail，垃圾！

‘嘟~~~~~’

“喂，您好。”我居然不自觉地又说起了办公室用语。

“十一哥！您好！”

我尴尬地笑了笑：“呵呵……阿珍啊，什么事？”

阿珍：“没啥事，就想打个电话给你……你……这几天还好吧？”

十一：“呵呵……多谢关心，马马虎虎。你呢？”

阿珍：“我还好，上次的事儿害的我几天都没敢正眼看爸爸，嘻嘻……现在没事儿了。”

十一：“哦……没事儿了，是不是还想继续啊？”

阿珍：“呵呵……才不会呢，你……你在干吗？”

我看了看眼前的屏幕：“恩……没什么，在玩玩电脑。”

阿珍：“哦。”

十一：“你呢？”

阿珍：“我……也没干什么。”

十一：“咳咳……咳……恩……”

阿珍：“好吧，就这样，祝你愉快。”

十一：“啊……恩……好，也祝你愉快。”

我能听得出阿珍想要说些什么，我没有马上挂掉电话，我听出那边也没挂。

过了一会儿，阿珍：“怎么了？还不挂电话？”

我笑着说：“你不也没挂，你……想说什么？”

阿珍似乎也笑了起来：“我？呵呵……你猜呢？”

我当然知道她是不好意思说的，只是觉得她这样挺可爱：“呵……我知道有家叫‘天蓝之舞’舞厅还可以，新开的。”

阿珍：“不知道啊？舞厅？你不是最讨厌跳舞的吗？”

十一：“我只说舞厅，也没说要去跳舞。”

阿珍：“哦……那舞厅怎么了？”

十一：“十分钟后，我去接你。”

阿珍很爽快地答应了：“好啊！我在家等你，快些啊！”

自己都很奇怪，阿珍明明是个女孩，怎么我上她家去的时候那么自在，就好象是上我自己家一样。好在她爸爸似乎也是个随便的脾气，对我也不是一般的熟了。去年我出差到武汉的时候，她爸刚巧也在老家探亲，死也要把我拉到他姐夫那儿喝酒，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在他们家人面前逞能了。那次我吐了整整一个晚上，老余似乎也有些不好意思，第二天直把我送到车站，还买了几乎有十斤重的水果和两条香烟，我带着水果一路拼命也只吃了半斤。

老余开的门，他看到我很高兴，连忙把我拉了进去：“啊，小张啊，你可有段时间没来了。来，来……坐，先喝杯水吧……”

十一：“呵呵，余叔叔好！”连忙笑着去抢杯子：“不用不用……哈……我自己来吧……”

阿珍听到我的声音，忙从里屋里窜了出来，跳到我跟前：“哈！十一！

喝水要付钱的！”

我看到阿珍，也很高兴。阿珍终于是变回来了，漂亮的脸蛋上不加一丝装饰，又黑又长的绣发拖在白色的连衣裙上，整个人显的那么清醇，可爱。我笑着说：“好吧，反正这是你家，你要收我房租我也不敢怎么地啊。”

老余冲着阿珍一皱眉头，回头把茶递给我：“来，这茶叶不错，是朋友特意带过来的，你尝尝怎么样。”

阿珍冲着他爸爸做了个鬼脸，抱着只玩具长毛狗在我和老余面前晃来晃去：“别听我爸的，茶有什么好喝，我最喜欢喝果珍了，十一，你说呢？……说啊？茶好还是果珍好？”

茶叶还没被泡开，我把杯子放在了身旁的茶几上，老余在我旁边坐了下来，递给我一根烟：“小张啊，上次可辛苦你啦。阿珍告诉我了，一路上多亏了你照应着，阿珍从小就调皮的很，又不常往外跑，上次也不说一声就走了，她是怕我不答应，所以骗你们和家里说过了，后来恐怕是她自己也不好意思了，才告诉你们我并不知道的吧。”

我知道老余说的是上次的事儿，我坐在那里，感觉有些惭愧，那都是我想出来的啊……嘿！阿珍居然也挺能说谎的，居然还一套一套的，我想到这里，拿眼望了望阿珍，阿珍冲着我调皮地一笑。我只好硬着头皮说：“哪里哪里，阿珍其实很听话的，比我要好多啦，呵呵……”

老余摆了摆手，笑着说：“唉……我自己的女儿我最清楚了，对了，你有段时间没来了，现在忙啊？”

我点了点头，说：“恩……最近日子不好过，是有些忙，今天下午才出差回来。”

老余点上了烟，也给我点了上：“恩……这年头哪行都不好做了，年轻人，忙些的好啊，乘现在，多学些东西。”

我又点了点头：“是啊……”

老余转过身子，面对着我，笑着说：“啊……你今天来看阿珍的？”

我还没来的及回答，阿珍‘哼’了一声，‘噗’地坐在了我这张沙发的扶手上，也不管他爸爸就在旁边，搂着我的脖子说：“是啦！十一会来看你呀？”

我有些哭笑不得，连忙说：“不是不是，我来看看大家啊。”

老余对我们俩现在这造型似乎已经习惯了，不过有一点我很肯定，换做阿珍搂的是别的男孩，老余早一个耳光扇了过去，也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这儿，我反倒有些怕。

我连忙喝了口茶，管它泡开了没有，呵呵地说：“恩……不错，是好茶啊！”

老余笑了笑：“别理她……怎么样，这是‘雀舌’，特等品，还可以吧。”

阿珍从扶手上蹦了下来，拽着我的手说：“你们就知道茶，十一，你个叛徒……走，我一定要你喝果珍，走哇……”

我刚和老余说了两句话，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还想再多坐会儿。老余却站了起来，笑着对阿珍说：“好啦好啦，你们去聊吧，唉……原来小张过来还能陪我练练棋，现在全是你的咯。”

阿珍被她爸爸说的有些不好意思，赶忙把我推到了她的卧室，我只好对着老余干笑了两声，再看就已经是在阿珍的卧室了。阿珍的脸变得有些红，我想是被老余开玩笑开的吧。

卧室不大，只有十个平方左右，一个衣橱，一张书桌，一张单人床外加几件小家具便已经放满了，除了书桌前那张靠椅外几乎就没有坐的地方，书桌是靠窗放的，我只好把那张椅子转了个个儿，然后坐下。

阿珍真的给我从冰箱里拿出了冰的果珍，用我们平常喝啤酒的玻璃杯倒上。阿珍没把杯子递给我，而是放在了我身后的桌子上。象往常一样，阿珍坐在了我对面的床上。

‘咚~~~卡~~~’我有些奇怪，都七点多了，老余怎么还出去？当然，换作是我，肯定不会有人去奇怪的。我问：“喂？你爸现在还出去？加班啊？”

阿珍点了点头：“晚上厂里他值班。”

我‘哦’了一声，转身去取果珍，我还真有些渴了。

十一：“哈，还是这台电脑啊，你一直都没升级？还能用不能用啦？”

那是我和阿珍才认识的时候陪她去选的，是台 486，当时是挺不错的，现在可完了。

阿珍：“没呢，我现在也不用这台了，公司里有许多很好的机器，我想用就在那边用了。”

我尝了口冰果珍，味道果然不错，不是我没喝过，而是我家里从不买饮料：“嘿，味道可以。”

阿珍笑嘻嘻地说：“那当然，比爸爸的茶叶怎么样？”

我转身去放杯子，说：“哈，只好不差呀！”

阿珍：“嘻嘻……你呀，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我回过身来，阿珍拿起了玩具狗，抱在怀里：“十一哥……晚上，我又不想去了。”

我哈哈一笑，说：“不去也好，我也懒得跑。”

阿珍似乎在想着什么心事：“哦……那……就在这儿坐坐吧……好不？”

我说：“这没什么不好啊，还有免费的果珍，呵呵……”

半天……阿珍望了望我：“十一哥，你……坐过来好不？”说完，阿珍的头微微地低了下去，拨弄着玩具狗的长毛。

我愣了一下，心里有些发笑：‘怎么，要我坐过去？不会是要我吧？难道……她真的喜欢上我了？’想到这儿，我突然感到不怎么好笑了，天那！我早该想到了，怪不得老余今天看我怎么这么怪，话说的也不怎么对！真是这样？我有些犹豫，虽然我也喜欢阿珍，可这……有些突然……

阿珍感觉我没动，身体似乎抽动了一下，头低地更很了。我知道再不过去她恐怕会很没面子的。我起身，坐了过去。

阿珍抬起头，望着我，从她的眼神里我知道她是在怪我了。

阿珍嘟着嘴：“我……我是不是很傻？很……很讨厌？”

我立即装成很吃惊的样子：“恩？什么？傻什么傻？谁认为你讨厌才是傻子呢！”

阿珍被我这一逗，却几乎连眼圈都要红了：“那……你怎么……你不讨厌我？我……我还进过派出所呢……”

我明白了，她还在为那事担心……‘唉……是够傻的……老赵也真是，害人家干什么？’想到这儿，我连忙说：“我刚说你聪明呢！怎么还在想那事儿？唉……放心啦，你是不巧，其实你要是也能进那儿，那我早就该进去了。”说完，我连忙从背后挽住了阿珍的细腰，微微地让她能感觉到亲切，

说明我是绝不会介意的。

想不到阿珍居然顺势倒在了我怀里，两条腿也蹭了上来，等于是坐在我腿上了。她还是低着头，不敢再多看我一眼，说出了一句我早已在恍惚中想到过的话：“十一哥，其实……其实……我很喜欢你的……早……早就喜欢了，可……一直……”

也许是因为不好意思的缘故吧，阿珍的话显得有些语无伦次外加结结巴巴，就这样，我还是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呵……这恐怕是我出道以来第一次听到有人挺真心地说出这句话吧。我都有些感动了。

毕竟我是十一郎。（武君曾说过我是个冷血动物，只因为我们俩在看过脱衣舞的表演后我能立即进入梦乡而他却在宾馆里急个上窜下跳。）我都难以相信自己那平静的语调，这就是虚伪了吧。我笑着说：“呵呵……我很高兴能被你这位漂亮的女孩所喜欢。”

阿珍抬起了头，一脸害羞的表情：“十一哥，我不是在开玩笑，真的，我喜欢你。”这次她的话说的倒很流畅。

我居然也微微低下了头：“咳咳……我知道。”

一种难言的感觉这时候忽然涌了上来，我开始明白到事情的严肃性。其实，我很清楚，我听了她的话，只觉得幸福和快乐，这明摆着是说明我也是喜欢她的。

也许，我就是在等，等她再确认一遍‘那不是开玩笑’。

‘我喜欢她？’‘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其实一直都是喜欢阿珍的？’我不停地问自己，有时候觉得答案是肯定的，有时候又觉得模糊……

阿珍在我怀里轻声说：“十一哥，其实……从去年年初开始，我就发觉我们俩不可能再是以前的关系了，因为我知道我已经喜欢上你了，不是一般的喜欢……是……是那一种……”

我没有吭声，说白了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有时候我觉得我的胆子真比女孩子的还小。阿珍似乎不好意思再说下去，她停了一会儿，看我还没有说话，便继续说：“其实……我很胆小，我一直都想对你说明了，可……每次见面不是有别人在场就是其它乱七八糟的事儿弄的我无法说出口……今天，只有我们俩，我想我该说了。”

我知道再沉默下去不太好，只好随便说道：“呃……恩……你是个不错的女孩子，我居然有这福气啊……哈哈。”

阿珍似乎也听出了我有些不知所措，躲在我怀里吃吃一笑：“嘻……希望我没有自作多情，我看得出你有意无意之间都对我很好，很关心我，不过……你长得那么帅，不知道会不会喜欢我呢。”

我打了个哈哈，笑了笑说：“我？帅？是衰吧？哈哈……”

阿珍咕嘟了一句，我感觉我的身体在往后沉。我仰天躺在了床上，阿珍整个身子压着我，我才发现她也挺重的。这时候我怎么反倒清醒了许多？思维也活跃了。阿珍搂着我的腰，我只看到她一头乌黑的绣发，却看不到她的脸，当我想看看他的脸是否很是害羞的时候，我发现我已们经不知不觉地翻了个个儿，我变到了在她的上面。哈，我看清了她的脸，有些红，能看得出很害羞的样子，这样更显出她得妩媚与可爱。我一手搂着她的腰，一手轻轻抚摩着那张微微泛红的小脸，阿珍伸手紧搂住我……良久，阿珍轻声问道：“十一哥，我只想听你说……说……”

我当然知道她要我说什么。我们的距离太近了！本想脱口说出不知道会

对我将来有什么影响的三个字，但在最后的关头，我本能地把它换成了两个字：“metoo”难道是思维没能正常地发挥？还是我本早就该说出这句话的？

抚摩，热吻……我只记得那些，只记得刹时间我已经不再需要虚伪，那更象是深锁在黑洞里的万年猛兽，一旦重获自由，便将远古的积怨疯狂地发泄了出来，再也收不回去！

阿珍送我出门的时候又紧紧地抱住了我，接着便在我脸上来了一下：“Iloveyou”

我笑了笑，也在她的额头上轻轻地来了一下：“metoo”——我似乎只会这两个字了。

回到家里，才发现上衣什么时候被扯开了一道缝，想到肯定是刚刚在阿珍家过于激烈了。我赶紧脱下，把衣服藏在卧室里。

躺在床上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很乱。我从没有想过那么多虚无缥缈的事，未来从来都是只建立在工作和金钱的基础上，但现在似乎又多了些什么。但，至少，现在唯一能做出肯定回答的只有一个：从今晚开始，阿珍就是我女朋友，我的第一个真正的女朋友。

星期六，阿珍给我打了三次电话，第一次我没听见，因为我正在考虑我们的骑兵能否和条顿人的大军抗衡，第二次是中午，阿珍开始怪我为什么睡得那么死，第三次是晚上十点半钟左右，我一边听着她滔滔不绝地说着上周在洞庭湖的游玩，一边不时地看着手表，算着电信局那可怕的帐单。

十一：“呵呵……哦……恩……好，晚安啦。”

阿珍：“嘻嘻……就是我和你说的啊……都笑死了……哈……好啦，你早些睡吧，晚安，你答应我的哦，要陪我去啊……byebye，loveyou。”

总觉得周末过得比‘挑战者’还快，咬着牙又要开始上班了。武君下午好象闲得很，跑到我的办公室来坐了一个多钟头，好在头儿不在，否则看到我和他吹着牛，点着烟，又该说话了。

十一：“怎么样？最近生意还好吧？”

武君：“唉……也不怎么样，还不就那回事？你们可是货主单位，也不介绍些业务给我们做做。”

十一：“哈……我们自己都……最近也没什么新的业务，唉，今年任务又重了。”

武君：“我看你前些天不总出差的？忙啥大买卖了？就是想不起兄弟们啊。”

十一：“废话！那都是以前的单子，现在在处理些后期问题，你是做运输的，找你有什么用！”

武君：“唉……反正你可要多帮忙啊，哦，对了，国家最近又批了些项目，政府贷款的，你们没去跑跑看？”

十一：“我知道，主要还是设备的引进，我上周去委里，马处长给我看了看清单，都是些大家伙，至少都是上百万美元的项目啊！嘿！你要是和上面没什么关系的话，再想做也没门！”

武君：“恩……对了，平隅市你知道吗？市长黄选文和我的关系很好，我们以前还是战友，他那儿要是有项目，没准儿可以帮得上忙！”

十一：“哦？我想想……啊！有！平隅市‘华骋石化有限公司’，他们的塑料做的很大，一年光聚乙烯这块就有四千多万的销售，现在恐怕想扩大规模吧，好象……好象想进两条塑料生产线。”

武君：“这要是能拿下一条线，嘿……也不得了啊。”

十一：“呵呵……两百多万美元是有的，两条四百万美元！”

武君：“连运输、保险这块也不得了。”

十一：“平隅市长叫什么？”

武君：“黄选文，黄市长，他们市委副书记是他……那个胖胖的，咦？就上次来的时候请他们在国际酒店吃饭的？”

十一：“李国盛？那个肚子‘过剩’的？”

武君：“哦！对了！就是他。怎么样？我们去一趟，管他成不成，先跑一趟再说，别叫别人抢先了。”

十一：“恩！好，你怎么不早说！等头儿回来我和他说一下，最好要他也去，可现在还有另一个项目在跑……这样吧，我晚上给你答复，头儿出去了，要五点多钟才能回来。”

武君：“好，那就这么说，我手机开着……哈哈，要是跑下来你我不都有些活动经费啦，上哪儿去潇洒一下也好。”

十一：“嘿！我是给共产党挣钱，可不比你们那，再怎么干，也只是死工资罢了。”

武君：“哎，那你们不还有奖金的吗？”

十一：“奖你个头，象我们属于常在河边走的，干不好，一年下来就玩完了，干的好，发奖金的前三天，公司下个改革奖励办法的文件，那说白了就是在抢钱，第二年任务再加重一倍……嘿嘿！”

武君：“哈哈，干好了，我给你提成！”

十一：“算了吧！对，你要不要先打个电话过去啊？说好了的话，明天我们就可以去了，先通口气比较好吧。”

武君：“恩……对，我现在就打。”

05

看来武君对黄市长的电话很熟，随手很快地拨通了电话。

武君：“喂，请问黄市长在吗？对……好……你好！我武君啊，市长大人！……哈哈……谁说我不给你打电话，你那里太忙，我打了许多次根本打不进去啊……啊？你手机怎么也不开……呀……换了号也不说，成心就是不想……哦……那现在怎么样……哦……啊……好啊……没什么事……这样，明天我和省里贸易公司一位朋友想上你那儿去，华聘石化不是有批政府贷款的设备想要进口吗……是，我知道，要不我也不敢来麻烦你啦……哈哈……哪里哪里，看老朋友是第一，生意是顺便谈谈，不做也没关系啦……哈哈……谁？华聘的副总啊？哦……那更好了……我还在担心是不是别人先去谈了呢……哦哦……这我知道，我心里有数，你放心好了……恩……哈哈……好！那就这样，我们明天到了打你手机，你新号码多少，等会儿，我记一下……恩，你说……139XXXXXXXX，好，我记下了……好的……恩……好，明天见！”

武君放下电话，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微笑，我知道黄市长那边和他的交情了，看来那边是愿意帮忙的。我也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事情目前进展地还算顺利。

头儿听了我的汇报，也认为这机会不能轻易放过，我们谈论了一些细节问题，决定明天上午我和武君出发，他那边太忙，暂时走不开。

晚上我拨通武君的手机，告诉他事情就这么着了。我们约好上午八点钟武君开车在楼下等我。

今晚得早些睡，平隅市离这儿有四百多公里，有几段路还很差，开车大约得花七个小时的时间。我正准备上床休息，却接到了乐乐的电话。

乐乐：“嗨！十一哥。”

十一：“呵……叫得那么甜。”

乐乐：“你在干吗？”

十一：“我准备睡觉了。”

乐乐：“啊？这么早，才八点多钟啊。”

十一：“我明天要出差，想早点休息。”

乐乐：“哦……去哪儿啊？”

十一：“平隅。”

乐乐：“平隅啊，嘿嘿……那里挺开放的哦，可要当心身子啊。”

十一：“呵呵……我又不是去玩。”

乐乐：“谁知道，你一个人去啊？”

十一：“武君也去。”

乐乐：“嘻嘻……那你更要当心了。哦，我上次看到你和阿珍了。”

十一：“阿珍？你怎么认识她？”

乐乐：“呀，我怎么就不能认识啊？嘻嘻，你们从商场出来，她挎着个白色的皮包，一手挽着你，你呢，是拎着个绿色的大塑料袋。”

我想起来了，那天我和阿珍去商场买电话机，结果也不知买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回去。

十一：“哦，那天啊，你……怎么不叫我呢？”

乐乐：“嘿！你真希望我叫你吗？我看你们俩亲密地简直就象是小俩口了，怎么好意思啊。”

十一：“呵呵……胡扯什么，我们只不过在买些东西……咳咳……”

乐乐：“哈哈……是吗？买东西要那么亲热啊？那下次我也要你陪我买东西，看看你还那样不？”

十一：“行……行啊，下次我陪你去买就是了……你怎么总喜欢添油加醋的啊？”

乐乐：“嘻嘻……开个玩笑，对了，你什么时候回来？”

十一：“大概两天吧，也没准儿，看事情办的顺利不。”

乐乐：“好吧，回来后再说吧，准备好哦，没准儿我真要你陪我逛商场哦。”

十一：“这有什么好准备的？我陪你逛就是了！”

乐乐：“呵呵，万一叫阿珍也不巧看到了怎么办？”

十一：“哈，废话，这有什么怎么办？我……又没……好了好了，回来再说吧。”

乐乐：“嘻嘻……好！晚安！”

十一：“呵呵……bye！”

我很喜欢武君公司里那银灰色的本田轿车，车子的外形很有商业感，坐在里面也很舒服。我还在刷牙的时候就听了到楼下熟悉的喇叭声，武君似乎并不在意早上的人们都不喜欢吵闹和市内严禁鸣笛的警告。我急匆匆梳洗完毕，换上了上次乐乐‘赔’给我的蓝紫色衬衣。

车子就停在楼下，我打开副驾驶的门，钻了进去。武君叼着烟，看起来精神很好，他冲我笑了笑：“哈！出发！”

我好象还是没睡好，白了他一眼：“你精神挺好嘛……唉……我要靠会儿，到高速叫我。”

也不知这座本就不大的城市这几年来怎么多了那么多车子，上午八点，居然都能塞车。人们的生活水平真的都提高了？

半小时后，我们终于冲出重围，武君拍起我，我老实地扣上了安全带。车子里空气不太好，我嘘了一口气，伸手想把窗户摇开道缝。

“恩？”我才从后视镜里发现我们的背后居然坐着人！我吓了一跳，赶紧回头……

“啊？！”后座坐着两个女孩！居然有些不好意思地对着我笑了笑。

武君歪了歪头，冲我笑嘻嘻地说：“哈，我忘了，她们是姐妹俩，小白和小雪。”

我回过身子，瞪着大眼望着武君：“啊！啊！？你干吗？她……她们……是你公司的？”

武君呵呵笑着说：“不……不是，朋友。”

我又回头看了看她们，都很漂亮，虽然还比不上乐乐和阿珍。

左边的一个先开口说话了：“你好，我是小雪。这是我姐姐，小白。”

小雪抹着淡妆，穿着草绿色的宽松上衣，领口开地很大，隐约地露出了乳白色的胸罩，裙子很短，两条修长的腿踩在金色的高跟鞋上。那个叫小白的涂的是黑唇膏，穿的和小雪也差不多，只是丝袜的颜色是淡黑色的。我明白了，这不是夜总会就是哪家舞厅酒吧的‘小姐’。

我对着她们笑着点了点头，又回过身子，声音放轻了些：“你疯了？”

武君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膀：“怎么了？”

十一：“我们是去工作还是去……去HAPPY啊？”

武君：“工作啊，当然是工作啦。”

十一：“X的，还不是一般的工作，这几天肯定有够累的，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也带……”

武君笑了笑：“呵呵……放心，我当然知道了，这么大的生意我再想玩也还知道分寸的。”

十一：“屁话！你知道个屁！我怎么想起来和你一起来的？正事闲事不分，亏你还比我大不少！白活了你！”

武君：“哈哈……好了，好了，我象是耽误正事的人吗？哈哈……你对平隅的那些领导熟吗？”

十一：“我……不熟！”

武君：“可我熟。”

我没有再说话，因为我明白了。我咳了几声，点了根烟，歪过头看了看武君。武君两手握着方向盘，歪嘴对我一笑，这恐怕就是电影上常放的奸臣们在别人背后诡异的笑容吧。我瞧着窗外灰蒙蒙的大地，嘴角边居然也带着

那种可怕的笑容。

路上，我时睡时醒，到那段破路的时候便再也睡不着了。车子颠得很厉害，我们只能放慢车速，武君和后座上那两位女孩有一句没一句地答着，我不用开车，话便多了些，渐渐地，我和那两个女孩也熟了些，她们的话也多了些。

十一：“哦？那你们都是四川人咯？重庆？”

小白：“是啊，怎么不信？”

十一：“哈哈，信。”

小雪：“你们呢？是哪儿人？”

小白：“不会说是中国人吧？”

十一：“呵呵……亚洲人。”

小雪：“哼！不说就算，谁稀罕哟。”

武君：“听你们口音不象是四川人啊？”

小白：“谁说的，要不要我说句四川话你听啊？”

十一：“不用不用，就算你们说是火星人我们也信的。”

小雪：“嘻嘻……你们去平隅谈生意啊？你们是做什么的？”

武君：“是谈些事儿，你们只管做好你们的事儿就行了，别的不要问的太多。”

小白：“呵……好凶啊。”

武君：“比你们在台上当那什么‘模特’总好吧？住高级酒店，吃喝全包，而且还有丰厚的收入。”

我才知道原来这两位是类似‘天蓝之舞’的那种穿得很少的模特了，怪不得身材这么好。看来武君还是费了些心思的，他自己也曾说过，这种女孩应该是属于难‘搞定’的那一种了。

小雪：“哟，这又算什么？以为了不起啊？”

武君哈哈一笑：“不是了不起，是因为我下了这大功夫得益的却不是我，唉……”

我也笑了笑：“哈哈……这倒也是。”

小白：“嘻嘻……那晚上先让你得益吧。”

武君：“哈哈……好了，出来了！”

06

车子总算开出了那条破路，武君似乎有些累。我换过方向盘，接着开了下去，让武君在副驾驶上睡了去。

下午快四点钟，我们终于到了平隅。

这是我第一次来平隅，武君当然是很熟的，在市里武君又换过了方向盘，我们停在了市区很大的一个酒店的停车场。从进入市区的时间来看，平隅市也不大的，和我们那儿差不多，似乎还要小些，但这儿的车子比我们那儿少，高层建筑也不多，这座酒店恐怕在市里也算是数一数二的吧。

武君早已打了黄市长的电话，看来那边的意思是要我们先住下来再说，于是我们走了进去——‘平隅国际大酒店’，嘿！名字挺气派的，我们进去的时候腰也不自觉地挺直了些。

服务台的小姐有着春天般的笑容，我们还算顺利地开了两间标间，有个脑子坏了的蠢货居然问及我们身后的那两位女孩怎么住，武君奇怪地看着那位长得比我还色的家伙：“我和这位先生一间，她们俩一间，请问您在想什么？”

我能看到那可笑的家伙一脸的通红，被好象是他领导的一个黑色套装的人训走，那领导连声对不起，新来的不知道……武君笑了笑，我们上了电梯，十七层。武君在电梯上忍不住摇了摇头，骂道：“丑陋！我都自愧不如！”女孩们抿嘴笑着，我摆弄着手中的房卡。

女孩们住了 1705，我和武君在 1707。

我级快地换上了拖鞋，打开电视，躺在了柔软的席梦司上，武君在卫生间里洗脸，我们都累坏了。

武君：“十一，这儿怎么样？环境不错吧？”

我伸了个懒腰：“啊……恩……不错，房间很干净，挺大的……床也很好。”

武君：“这儿是平隅最好的酒店了，李书记曾在会上下了死命令，‘平隅国际大酒店’和‘国兴大酒店’这两家四星级的酒店是‘保护对象’，任何单位在没有市里批准的情况下不准擅自搞检查，搞查房。”

十一：“查房？哈哈哈哈……也只有中国才有住宾馆还查房的，这就等于是你在家睡大觉，突然有一大批公安闯了进来，说‘出示证件’或者指着你老婆‘这人是谁！’

你们有结婚证吗？’哈哈哈哈……真 XX 的搞笑。”

武君：“废话……不过在这儿是不许的，平隅本身一没资源二没交通，三有什么优惠政策，就靠扶植外来经济和投资来发展了。很多客人办完事儿都想轻松一下，如果带个按摩小姐到房间都有被查被抓的危险，客房率肯定会下降，平隅酒店的损失不说，没了客人，没了投资，谈什么都是空的。”

十一：“哈，看来李书记还是为了搞活经济啊？”

武君：“呵……管他那么多干嘛？有些事本就不是我们能评论的，社会变成什么样，我们只要学会怎么去适应就行了。哈哈……好比盛世中坏人总不容易生存，乱世中好人也常没好报，平世里好坏嘛……嘿嘿……”

十一：“哈哈……是吧……黄市长那边怎么说？”

武君：“哦，那边我刚刚说过了，老黄那边正忙着，晚上七点钟吧，就订在这儿的二楼餐厅，‘紫金厅’。”

十一：“好吧，这事儿要抓紧……唉……成功的话……不知道市面对华骋的态度……”

武君：“我也只知道个大概，听说华骋公司的副总杨演平是黄市长的妹夫，分管原料采购和销售的，另一个副总何峰是专管技术改造和设备的，他是赵书记的大学同学，两人以前都是财政局的，关系非同一般，和黄市长也结交甚深。”

十一：“这很好啊，关键就要看你和黄市长的交情了，把市长和书记摆正了，下面才好办。”

武君：“我和老黄的关系不错的，但不知道……”

十一：“黄市长年龄多大啊？怎么会是你的战友？”

武君：“哼！我今年也三十四了，黄市长比我大六岁，当时是我们的指导员……四十就当市长，唉……不简单啊。”

十一：“你三十四？？？真比我大许多啊？”

武君：“废话！喊老哥。”

十一：“我们的角色在市长面前恐怕抬不起头来吧？”

武君：“这我也知道，但我还是比较了解他的，这点你倒可以放心。但今晚是第一次和你见面，赵书记也会来，你尽量低调一些……”

十一：“哈哈，这我知道……华骋的人准备什么时候碰个面？明天？”

武君：“今晚是不方便的了，明天我问问黄市长他们的意见。”

十一：“你可以有意无意地问问，我不怎么方便问的。”

武君：“我心里有数。”

真的很累了，我和武君都睡了一会儿。晚上七点，总台的叫醒服务把我们揪了起来，我和武君梳洗了一遍，穿上同样的藏蓝色西服，认真地调整好领带的位置。我看了看镜子里的人，那简直就是要结婚的新郎。我们没有叫那两位漂亮的模特，径直走入了电梯。

二楼的餐厅很大，也很有地方特色，‘紫金厅’里已摆上了五套银色的餐具。我看了看表，时间是到了，人还没有来，我喊来服务生，开始点菜，武君和我打了个招呼，跑去了一楼，我不清楚他去干什么，只看到他一会儿便上来了。

武君：“点好了吗？”

十一：“没有，我点了几道，呆会儿可以先上，不至于空着桌子。”

武君：“等他们来了再点？”

十一：“留些给黄市长他们点吧，万一我们点的不和他们口味可不好。”

武君：“哈哈，你小子考虑得到很周到。”

十一：“呵呵，谁让我是干这行的呢？”

武君：“黄市长酒量不错，李书记是安徽人，量一般，但很爽快，我们晚上可要放开了啊。”

十一：“我们这次来恐怕要花费不少啊，光这酒店的住宿标准就已经超过公司规定的住宿标准了。”

武君：“哈，放心，你那公司我太清楚了，你能报销多少就报多少，剩下我们来出。”

十一：“那么大方啊？就算这笔生意做下来了，你赚的也不过是运输费而已，花这么大费用化得来吗？”

武君：“呵呵，老实说，我要不是看中了华骋每月进出的原料运输这块儿，光凭这套设备我是不干的。”

十一：“嘿嘿，我说呢，哪有那么好事儿？”

武君：“哈，这不也对你有好处？四百万美金的量对你不也是个不小的诱惑？光这一笔的利润就够你玩一年的啦。”

十一：“呵呵……互惠互利嘛，我知道，我还是全靠你帮忙的啊。”

武君：“哎，朋友嘛……啊！来了！来了……”

我最先看到的李书记，他那圆滚滚的大肚子显得更象是市长。

我和武君迎了过去，武君笑着和三为领导开始握手：“市长大人，您好您好。”

黄选文：“哈，老弟啊！有段时间没见咯，你胖了嘛。”

贵客终于来了。黄选文，一米七五的个头，白白净净的脸上略带着些微笑，看来他也微微有些发福了，也许是因为骨架大，显得很魁梧。市长的名头，再加上那魁梧的身子，使得黄选文有着一体种无法言语的威严。

武君：“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平阳市的黄市长，我的老上级啦，当年还是我的指导员嘞。这位是XX省贸易公司的张经理。”

黄选文笑着：“兴会，兴会。”

我赶紧伸出了手，和黄市长那张又大又有力握了握：“黄市长，您好您好。”“乖乖……是不得了。”我想。

武君：“这位不用介绍咯，你们见过的，李书记。”

这次我自然了许多，毕竟李国胜的样子要亲切了许多，而且还在一起吃顿饭：“哎！

李书记，您好啊！”

李国胜：“哈哈，小老弟，啥时候来平隅啦？”

我笑着说：“刚到呢，这不就来看您啦！”

武君：“还有这位……”

李国胜：“哦，这是方师傅。”

武君并我和方师傅握了握手，那肯定是黄市长的司机了。

武君：“哈，我们进去坐吧，别站在这儿啊。”

黄市长坐了首坐，李书记在左首，我和武君坐在右边，方师傅则在黄市长的对面。

这种坐法恐怕也是中国人悠久历史文化的一面吧。

我拿过来菜单，在领导们的推辞下总算完成了点菜任务：“黄市长，晚上要没别的事，就喝点儿白酒吧，李书记……”

武君：“是啊，好不容易碰到老指导员咯，要喝，要喝。”

黄选文：“哈哈，老弟一来就要拼酒啊，要在部队里，我看你还神的起来呀。”

武君：“哎，高兴嘛，喝点吧，要什么酒？”

黄选文：“我无所谓，老李，你喝些什么？”

李国胜：“呵呵，我喝酒也不行的，那就来瓶五粮液吧。”

我听着武君和黄市长谈着些旧事，我也不时和李书记说着些行业上的家常，等到上菜了，终于开始了这场关键性的饭局。

酒精的香味似被这种说不清的气氛所掩盖了，我其实不喜欢和领导们吃饭，但早已习惯了。象无数次酒席中一样，我总是第一个举起了酒杯，恭恭敬敬地站了起来：“哈，首先非常地感谢黄市长，李书记能在百忙中抽出空来，我们感到莫大的荣幸。”

武君也站了起来，虽然黄市长直摆手，让我们坐下喝，我和武君还是站着喝完了第一杯。

接下来我和武君敬了多少杯也记不清了，反正今晚的气氛居然很是活跃。连黄市长也举起了酒杯，主动和我们喝了起来。我们连一句关于华聘的事儿也没提，因为那根本没必要，肯定谁都知道我和武君来这儿是为了什么。

李书记和我第二次喝酒，他好象挺喜欢和我交谈，也许是因为他说什么我都直点头，一脸恍然大悟的表情，然后表示万分赞成他说的每一句话，今晚也是如此。

我本想站起来敬李书记酒的，可这次硬是被他喊坐下了：“小老弟，我叫你小老弟还够意思吧？”

我笑着说：“当然当然，我本应该喊您叔叔的。”

李国胜：“那倒没必要，显得我很老啦？哈哈，你们公司今年怎么样啊？”

十一：“还好，马马虎虎吧，今年的任务比去年重了许多，加上现在生意是越来越难做，唉……”

李国胜：“现在是啊，哪行都不好做咯，你们大老板还是张成？”

十一：“是的，他上个礼拜去欧洲了，和胡总去的。”

李国胜：“哦，又出去啦？去年张成和我们去的美国，黄市长也在。”

黄选文：“那次是……是考察的事吧……哈哈，老李，记得在三番市，差点儿就赶不上飞机了，还好张成的眼睛好，我们那新来的小伙子把资料乱放，护照给塞在那里面。”

李国胜：“对哦，都急死了，哈哈……”

武君：“黄市长最近出去没有啦？”

黄选文：“本来要走的，可手头的事儿太多，实在走不掉啊。你还在搞运输啊？”

武君：“哈哈，我还能干什么，等哪天下班了，到你这儿来讨碗饭吃。”

黄选文：“你还能下班啊？我们连里数你最鬼了，你要是下班了，我这市长不当也罢咯。”

武君：“呵呵，又不赚钱，干什么劲儿，不如早下班算了。”

黄选文：“你还不赚钱？鬼相信，你们都是做贸易的，虽然不比前些年好了，钱还是有得赚的。”

十一：“恩……这倒也是，不过以前的好日子再不会回来咯。”

黄选文：“经济体制要改革嘛，象你们这种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肯定要经历一个过度期，这种改革在任何国家都没有先例的，需要一段时间我们自己去摸索啊。”

十一：“是啊……黄市长，我敬你一杯。”

黄选文：“……你对我们这儿感觉怎么样？”

十一：“不错，很好，城市不大，但很干净，管理地井井有条，是个好地方。”

黄选文：“哈哈……小伙子，你多大了？”

十一：“我二十*，呵呵……”

黄选文：“年轻啊，工作有好几年了吧？很成熟了。”

李国胜：“哈哈，想不到这么年轻啊，我以为应该和武君差不多。”

十一：“呵呵……哪里哪里，我不过看上去老了些，不怎么会保养。”

黄选文：“哈哈……我最小的弟弟和你一样大，现在在读研究生。”

十一：“呵，我读书少了些，哪里能和他比？”

黄选文：“那倒不是，我弟弟就适合读书，不适合在商场上闯，每个人不一样的。”

十一：“读书好啊，只是我没那么好的脑子罢了……呵呵。”

李国胜：“哈哈，小老弟，我看你的脑子好的很那。”

武君：“我也看你比谁都精叻。”

十一：“呵呵……”

就这样连吹带侃地，这顿饭吃了整整两个小时，九点半，买单的时候连武君都吓了一跳，记得也没点什么菜，但打折后也四千九百七十元。什么四千多元？不就是五千元整吗？是不是四千多听上去要舒服点？你想，酒水不打折，河鲜海鲜不打折，那打什么折？外家百分之十五的服务费，嘿！银行活期利息什么时候能到百分之五？

武君：“那就这么说吧……哦……黄市长，才九点多，去房间里坐坐？”

黄选文：“不啦，明天联系吧，明天上午十点钟以后……我前面要开个会。”

武君：“那……好吧，明天见吧。”

十一：“哦，黄市长，那我送送您。”

黄选文：“不用，不用，我带车子过来的，方师傅送我回去就行了。”

十一：“啊，那好，黄市长，明天见。”

黄选文：“好，好。”

武君：“李书记，您来坐会儿再走咯。”

李国胜：“哈哈，不用了，改天吧，我和黄市长一起。”

十一：“哈，那……李书记，慢走。”

李国胜：“好了，你们回去休息吧，明天电话联系吧。”说完，便和黄选文一起上了车。

我们当然不会先回去，连微笑带招手地直到那辆崭新的‘红旗’轿车消失在我们的视野边缘。

我和武君同时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我看了看他：“你也紧张？不是你老战友吗？你不说关系怎么怎么好？”

武君：“关系要不铁他就不会来了，但毕竟人家现在是市长啊。”

十一：“恩，回去吧……我头有些昏了。”

武君：“我也是，哈，晚上把小雪分给你，要么小白也行。”

十一：“放屁！你一个人全包了吧，我可要睡了。”

武君：“哈哈哈哈哈……走吧。”

07

和别人一起外出住宿的时候，我总喜欢睡靠里面的一张窗。一进门我就把手机丢在了那张舒适的大床上，以示这儿是我睡了。

武君：“你先洗吧，我看会儿电视。”

我拧开水龙头，享受着夏季所有哺乳动物都很喜欢的沐浴。太舒服了，我瞧了瞧对面的镜子，这几天我似乎瘦了些，卷曲的湿发散落到下颚，呵，想起了‘人瘦毛长’这句话。酒店的沐浴露略带着些草莓的淡香，配合着效果其实并不好但味道很好的洗发水，使我在擦干湿漉漉的身体后感觉到这才是人生美事。

原以为武君在看电视，我一边擦着湿发，一边走了出来：“哈，舒服啊……我洗好了，你去吧。”

也不知道为什么武君光着身子，下半身还松垮垮地裹着条浴室里的白色毛巾。他什么时候洗好了？我诧异地抬起头，取下头上的毛巾：“啊？看起来你洗……”

小雪！

我站在那儿，愣了一会儿。小雪好象有些不好意思，她斜坐在床边，上身赤裸，一只手半遮着胸前，两条细长又结实的美腿紧紧地并在一起。我只感觉到喉咙里有些干。

我轻轻咳了一声，走上前，紧挨着她坐了下去。我当然知道武君在哪儿了，也知道眼前这戏剧性的变化是怎么回事。

小雪笑得有些不自然，她始终是微微低着头，偶尔偷偷地飘来一眼。我暗想：‘她比她姐姐要更好看些，武君什么眼光？好白的皮肤啊，天！不知道乐乐的身材是不是比她的还好……’我轻轻地用左手搂住了她的腰，小雪顺势也抱住了我，我能清楚地感觉到她柔软的胴体贴在了我的身上……我突然想到了阿珍！我知道我很厉害地颤了一下……小雪的双腿在我下半身不断摩擦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不再有任何东西……

第二天上午醒来的时候，武君就睡在旁边的那张床上。

十一：“X的，武君！起来，八点了！”

听不清楚武君的嘴里在叨咕些什么，不过他还是很快地起来了，我们一边洗刷，一边斯文扫地地侃着些昨晚的事。

早饭是自助形式的，我喝了两碗八宝粥，吃了四两煎饺，武君和那两姐妹吃了什么我不知道。

早上女孩子们去市里逛去了，她们走后，武君拉着我在附近的商场里买了几条烟和几件名牌衬衣，分别用四个不透明的塑料袋装着。十点，武君再次拨通了黄选文的电话，看来华骋的杨演平——黄选文的妹夫，已经知道我们来了。我听到一半，手机突然响了。

十一：“喂？您好，哪位？”

??：“我啊，十一，你在哪儿？”

十一：“啊，阿珍啊，我在平隅出差呢。”

阿珍：“嘻嘻……平隅啊，好玩吗？下次出差也带我去好不？”

十一：“玩什么玩？我是出公差的，你就知道玩。”

阿珍：“玩有什么不好呀？你……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十一：“就这两天吧，事情办好了就回来。”

阿珍：“哦，那……那你忙吧，回来打电话给我。”

十一：“恩，好，回来在联系。”

阿珍：“嘻，byebye。”

十一：“再见。”

我挂掉电话，没再注意武君和黄选文的电话，只呆呆地站着。

武君：“好的……哈哈哈哈哈，太谢谢你啦……好……那我们现在就去……哦，在建东路82号，出了酒店往左走……好……能找到……谢谢谢谢……好，那回头再联系……放心！公子的事儿就交给我了……我们大概明、后天走，公子跟我们的车一起回去就是了……哈哈，放心，晚上我去接他……好，好……市长大人再见……哈哈哈哈哈，好，好。”

武君：“走吧，杨演平那里说好了，我们现在就去，他在公司里等我们。”

武君：“……十一，十一！你听见了吗？你发什么呆啊？？！！”

武君：“喂!!!”

十一：“啊？什么……哦，好，好……走把”

‘华聘石化有限公司’几个金光大字横在公司办公楼外的围墙上，往里望去，宽阔的停车场，大片绿色的草坪中央喷出三米多高的水柱。电动门外的警卫一脸谁欠了他钱的表情。

警卫：“你们找谁？”

武君：“找杨演平。”

警卫：“找杨总啊，你们约好的吗？”

十一：“是的。”

警卫：“登记一下。”

杨演平的办公室在七楼，我小心地敲了敲门。

“请进。”

宽敞的办公室，发亮的地砖，两旁各摆着一个深灰色的皮沙发，中间很醒目的大办公桌上坐着个很醒目的人，那就是杨演平了。

十一：“请问，是杨总吗？”

杨演平看起来四十五六，不怎么胖，却很结实，那张马脸给人一种严肃的感觉，我想即使是在看喜剧时，他也不怎么会笑吧。

杨演平正捧着几张纸，似乎在审阅着什么报告之类的东西，看到我们，便放下了手里的东西：“你们是XX省贸易公司的吧？”

十一：“呵呵，是的。”

杨演平：“哦，我听说了，欢迎来我们公司啊，小赵……小赵……泡两杯茶。”

我和武君赶紧忙着说不用，一边递上了名片。

杨演平看着手里的名片：“哦……张经理，郑经理……请坐吧。”

我们坐下。

杨演平：“你是黄市长的战友啊？”

武君：“呵呵，是的，以前还是我的指导员呢。”

杨演平：“哈哈，我也当过兵。”

十一：“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当过兵了。”

杨演平：“哎！这倒不错，男人不当兵确实是种遗憾啊……看样子你二十多吧？”

十一：“呵呵，是的，所以有些事情没经历过啊。”

杨演平：“贸易公司这几年应该还好吧，不过比以前难做多咯。”

十一：“是啊，不过我们公司去年还可以，今年到目前为止也还马马虎乎吧。”

杨演平丢了两根烟过来，自己也点了一根，继续说：“那还好啊，现在国有企业能象这样就已经不错了，我们厂里去年也还不错，也算是平阳市的利税大户啦。”

十一：“哦，刚我们来的时候看到办公楼西边的那一大片，就是厂房了？”

杨演平笑着点了点头：“对的，那是老厂区，新厂区还在那后面。”

十一：“呵呵，那挺大的啊，都是做塑料的？”

杨演平：“差不多吧，只是品种不一样，有注塑，拉丝……有做农膜……老厂还有一小部分做些农用产品。”

我吸了口烟，问：“听说贵厂今年想要进口两套塑料生产线？政府贷款的？”

杨演平：“是啊，你们来的还算巧，下周三就开始招标了。”

十一：“有没有大致的意向？这种设备应该用意大利的比较多些，德国的性能应该最好，但太贵，台湾的也还可以。”

杨演平点了点头：“现在也还不能说用哪家的，你们以前也做过吹塑机吗？”

我也点点头，说：“以前帮江苏和上海的两家工厂做过，进的都是意大利的设备。”

杨演平：“哦，做进口的代理商？”

我笑了笑：“恩，我也希望能和杨总这边合作一笔。”

杨演平：“其它贸易公司来过一家……我们当然也愿意和你们合作，不过对设备这块我不管的，何峰管设备进口，好象他还在委里开会吧。”

武君：“哦，那不巧……不过和杨总谈也一样……原料这块每月的进出货量很大吧？”

杨演平笑了笑：“还好吧，上个月从码头拉进来五百吨左右……不过运输这块你恐怕不好做，我们的量大，而且是长期的，所以我们出的价格也很底，一般的运输公司恐怕一下子做不下来。”

武君：“哈哈，价格都好商量嘛，如果杨总愿意，可以先操作起来试试。从货物的清关、运输到送到厂里，这条线我们很熟，小麻烦都可以摆平的。”

杨演平：“……”

武君：“这点杨总你可以放心，黄市长知道，我做生意是怎么样的。钱反正都是赚不完的，关键是多建立个关系，多交个朋友嘛。我们的价格和服务怎么样，杨总您做了就知道，肯定满意。”

杨演平：“哈哈哈哈哈，好吧，下周我有七十吨 PP 从上海运来，回头你报个包干价，我货到后三周付款。”

武君：“行！没问题……明天如果我回去，就写传真过来。”

杨演平：“好的……张经理，吹塑机你想做的话先写个交易框架吧，传真过来也行，回头何总回来了我告诉他。”

十一：“没问题，我回去就做。”

杨演平看了看表：“我马上有个会，下次再谈吧。”

十一：“哦，那不好意思打扰了……对了，杨总晚上有空吗？晚上我们想请您一起吃个便饭。”

杨演平笑着摆了摆手：“不必了，我晚上还有事。”

我和武君都站了起来：“这样吧，我晚上下班的时候再电话联系，如果杨总有空的话就来坐坐。哦……何总晚上要是也在的话请他也一起来吧，我们反正也是闲着，黄市长晚上有事，李书记恐怕也会来。”

杨演平：“好吧，到时候再说。”

到时候杨演平来了，何峰来了，李书记也来了。我们一共开了两辆车，杨演平开着蓝色的奔驰，何峰、李国胜坐在里面，我和武君开着本田，今天后座上坐着小白和小雪。

离市区十多里的平隅东郊……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富丽堂皇的景象，古典色彩的长长红色围墙，宽大的电动门。我们探头和门卫打了声招呼，随即两辆车便缓缓地驶入，好不容易才在三排长长的停车线上找到了两个车位。

起码这儿停着七十多辆轿车！全满！

武君悄悄地告诉我，这儿就是‘皇室花园’了，平阳市最大的综合性餐饮、娱乐场所，我注意到武君说话的时候有些沉重，我明白他的心思，在这儿请这么些大爷吃饭意味着什么。我偷偷地把武君拉远了些，问：“这是你找的地方？”

武君：“我疯了？是李书记找的。”

十一：“天那……这顿饭不知道要吃掉多少钱？”

武君：“根本就不是吃饭，干脆吃钱算了。”

十一：“你没提议去别的地方？”

武君：“你怎么糊涂起来了？如果他们光想吃饭喝酒，也不一定偏选这儿。这里的菜其实比国际酒店的要差，但他好歹也是李书记，还有杨演平，何峰，都和黄市长关系很深，选地方当然选最安全的。”

十一：“我明白了，看来早就准备好饭后的活动了。嘿，所以你把小雪她们带来了。”

武君：“恩……天保佑，千万可别白花了啊……”

足足三米宽的大红地毯从入口处一直延伸到远处十层高的乳白色庞大建筑物下，左右排满了挂在电线上的彩灯，右方是个约九、十米宽的巨大喷水池，左边较远的地方是座较小的建在人工池塘上的建筑，武君也不知道那是干什么的，也许是酒吧 KTV 之类的地方吧。我们走了七、八分钟，才走到那座光彩照人的白色建筑物的自动门前，门的左右两边分别摆着两个三角形的大理石石匾，上面都刻着金字，写着：欢迎您来到皇室花园

晚饭很顺利，似乎每个人的兴致都很高。气氛是如此活跃，大大出忽我的意料。虽然我也知道酒桌上的话只能信百分之三十，但看着满脸通红的何峰称兄道弟地拍着我的肩膀，保证最起码要给一套吹塑机让我来做的时候，我还是满心欢喜。武君喝了不少，李书记正在和他划拳，马脸的杨演平喝光了坐在他旁边的小白刚敬过去的一满杯酒。其实我也喝多了，阿珍刚刚又打来了电话，听到我们这里很吵，肯定又是在喝酒了，我和她寒暄了几句，挂掉电话，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喝，不停地喝。

十点钟左右，‘晚饭’总算结束了，这次当武君提出要上哪儿坐坐的时候再没一个人持反对意见。

十一：“哇，今晚我喝多了，去蒸蒸吧。”

李国胜：“行啊，小郑啊，这里你熟啊，你看吧。”

“嘿！武君真的会比李国胜还熟？太假了吧！”

武君：“呵呵，我也不怎么熟的……我问问吧，看桑拿在什么地方。”

桑拿在后楼，我去过大大小小也不知多少桑拿室，但当我走进的时候还是吃了一惊！天！太豪华了！我实在没见过那么大的微波浴池，上面居然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按键，天知道那是干什么用的。哈！这就是牛奶浴吗？矿泉浴？沙石浴……啊！这种芬兰浴！？桑拿间的隔墙里那大家伙是不是电视？乖乖，自动喷水机？这条件有够厉害……

我以为就是要在哪儿蒸了，可我们只是穿过透明的玻璃墙，武君和我跟着大爷们继续往楼上走去。

如果说楼下的环境让我吃了一惊，现在我恐怕只能承认我还是见识少了些。

大爷们选了几个包厢，每一间都象是总统套间。李书记是最先选的，当

我和武君走进那房间，笑着问李国胜对这里是否满意的时候我才有机会看清这里的一切。如果把我家的墙全拆了，看起来也不及这里的一半大。温泉、微波、淋浴、桑拿、芬兰、按摩……雪白一色的地砖和墙砖、有我家客厅般大小的桑拿房、五星级宾馆的洗手间、三十寸的平面直角彩电、一人高的三开门冰柜、立式空调……隔开的卧室里那张足可以睡五个我的套着丝般柔顺的彩色床罩的席梦司。

十一：“呵，这儿环境还不错啊，老哥觉得怎么样？”

08

从晚饭进行到一半，李国胜便不让我再喊‘李书记’，特别是来‘皇室花园’之前，李国胜特别叮嘱了我们几人，只管喊‘老哥’就行了。

李国胜看起来是满意的：“哦……还可以嘛，挺好啊……行啦，就这儿吧，不用太麻烦，你们再选几间也去蒸一下吧。”

武君：“唉，今晚喝多了，头有些疼。李书记，您感觉怎么样？”

李国胜：“哈哈，老咯。我头也有些……”

武君：“哦！对了，这两位是我们那里的专业按摩师，待会儿帮您按按，效果不错哦。”武君指了指身后的小白和小雪。

李国胜很快地摆了摆手：“那不用啦，你们年轻人喜欢这些，我可不习惯啊。”

武君哈哈了两声，我们走了出来，最后还是李国胜和小白留在了房间里。我突然挺佩服武君的眼力，晚上吃饭的时候我看出来李国胜似乎更喜欢小白，虽然李国胜伪装的本领也不差。武君居然也看了出来，看来这‘鬼眼魔心’的外号他也能称的起了。

何峰是第二个选包厢的，虽然他左推右让了半天，小雪还是跟着他进了右边的房间。

杨演平是大爷们中最后选的，比李国胜的那间略小一点儿，但依然奢华，我想起了那部美国人拍的三级片——‘极乐园’，恐怕这儿和那里面的某些场景也差不多了吧。

大爷们都安排好了，武君拍了拍脑袋：“X的！应该多带一个女孩子过来的……早知道把乐乐叫来就好了，恩……不过她恐怕不愿意做这种事。”

我有些不喜欢他这句话：“你XX的真是畜生啊？！从这儿找一个不就完了？这种地方还怕没有？”

武君摇了摇头，叹气道：“这儿当然有小姐了，可你知道要多少钱吗？”

这我倒真不知道：“多少？”

武君：“正规按摩标价 1500，可能还没有，有也都是些比较丑的货色了，再进一步 3888，全套服务 8888，嘿！过夜嘛……恐怕要……我说的还只是小费。”

我吓了一跳：“什么？这么贵？这儿的小姐都是金子做的啊？”

武君：“废话！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什么档次？唉……明天要回

去了，这样下去都快没钱啦。”

十一：“X的！我若是个女的，就去做鸡！”

武君：“呵呵，那我肯定捧场……不过杨演平那里还是要安排好的……走，我们去找一个吧。”

过道很宽，地下铺着同样的白色地砖。左右两边都是包厢的大门，我想瞧瞧门把手，发现那全部是防盗的，比我家里的高级出不知多少倍‘嘿，穷啊……’

穿着红色套装，长着一张瓜子脸的服务小姐老远便望见了我们俩晃悠在过道上，笑嘻嘻地走了过来。

服务员：“两位先生，进包厢洗澡吗？”

武君：“恩……等会儿，我们和朋友来的……你们这儿有服务吗？”

服务员（笑着）：“服务啊……有啊，请问两位需要什么样的服务呢？”

我皱了皱眉头，因为那个服务员问完话，总喜欢朝我这边看上几眼，我真想走过去，把脸贴得近近的，然后大声问她‘看够了？’

我笑了笑：“小姐服务，按摩。”

服务员：“有的，两位是想自己选，还是我们带过去您看？最好自己选……没关系的。”

于是我们随着服务员穿过过道，往左首走去。尽头，服务员把我们交给了另一位穿紫色套装的小伙子，看起来这人的级别似乎高些。不知道哪里又冒出一扇门，门开了。

记得夏天的时候我很喜欢戴墨镜，特别是出门的时候。我喜欢看着大街上那些来来往往的人群，那些迎面而来的同样戴着墨镜的漂亮女孩，我注视着她们，从长长的头发，动人的唇，到纤细的腰，修长的腿……有时候我也很喜欢观察那些走在美女旁边的和我性别相同的陌生路人，当我发现那些没戴墨镜的家伙不好意思地盯着女孩们看的时候心里直想发笑。我不太清楚现在是什么样的感觉，唯一知道的是：我仍能非常清楚地看见她们，可她们觉察不到我……对面巨大玻璃间里或躺或坐，或歪或斜，或说或闹地隐藏着大约五、六十个女孩。

我们没选多长时间，武君指了指一位白衣服，高个子，鸭蛋脸，穿的非常sex的女孩，三分钟后，她便走进了杨演平的房间。我和武君算是暂时没事儿了，我们走下楼，在桑拿大厅里蒸了一会儿，临走的时候那位紫色套装的小伙子盛情地挽留着我们，我们才知道楼上象那样的‘金鱼缸’有四间，每间的墙壁都是那种巨型玻璃，里面看不到外面，可外面能清楚地看到里面。不知怎么回事，我突然想到如果我也在里面会是种什么样的感受，想到这儿，我立即打消了‘我是女孩就去做鸡’的念头。

武君看起来有些精神不振，话也少了些，唯一能让他这样的只有‘钱’这东西了罢。

换作是我来请这些大爷们，恐怕我比他还难受。今晚不知道要花掉多少，但那肯定是笔不小的数字。结帐的时候何峰掏出了张金卡，我知道凭这张卡还能打些折。

结果武君收回了皮夹里的钞票，刷信用卡结的帐。看来现金是不够的。

第二天上午，武君先是和李国胜通了电话，谈到华骋的时候，听起来李国胜昨晚似乎还挺满意，加上走的时候武君放在他车子上的一大包‘小小意思’，李国胜的语气还是有些肯定的，说了些我们公司资金信誉等等都不错

的套话，要我们等到招标前几天再最后决定。

武君挂上电话，长嘘了一口气：“唉……最后那句我最喜欢：‘放心，总不会让你们空着手回去的。’”

接着武君又和黄市长通了电话，听起来黄选文要武君带他儿子去我们那儿玩玩，好象是暑假吧，让儿子出去疯几天。谈到华骋时，虽然我没听见，想也是那几句套话吧。

十点钟左右，我们结了酒店的帐，带着两个女孩坐上了车，准备回乘。路过华骋的时候，我和武君一起先后去了何峰和杨演平的办公室，每人送了两件深色的包装袋，何峰大致提出了些交易条件，我把我权利范围内所能做的优惠几乎都介绍了一遍，不能做主的和暂时还不能说的请他等我回去再等待答复。最后，何峰口头上答应一定帮这个忙。

杨演平已经拿到了武君的报价单，看来还是嫌价格高了，武君同意再降些，具体的事回去传真联系。

看来有戏！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白忙。我和武君在华骋待了一个多钟头，婉言谢绝了何峰的午餐邀请，回到了车上。

十一：“哈，还要请我们午饭呢，幸好没去……恩……也来不及了。”

小白看起来有些疲倦：“喂，干吗不去？你们来了以后第一次有人请你们啊？”

武君：“吃个屁！你说吃完了我们能让他来买单吗？说的好听，大家还不都心知肚明！”

十一：“放心，不会饿着你的，午饭待会儿再说，现在还要去接一个人。”

小雪：“不是要回去了吗？还接谁？和我们一起走？”

武君：“答对了。”

小雪：“啊！谁啊？哪里还能坐下嘛？”

小白：“是啊，那坐的多难受啊，那我要坐前面。”

十一：“不会怎么挤的……我说武君，按照黄选文的年龄，他儿子恐怕也才十几岁吧？”

武君‘~~~’地发动了汽车：“十八岁，黄晓。”

小雪从后面窜了过来，搂着我的脖子兴奋地说：“啊！十八岁啊？比我还小两岁！”

我“呀呀……”地扳开她的胳膊，摇着头说：“是啊……是你小弟弟哦……咳咳……”

车子在黄选文说的路口停了一会儿，我知趣地从副驾驶上走了出来，走进了后门，把小雪往里赶出了一个座位。副驾驶上现在是一个大男孩。

车子终于开始了漫长的颠簸，我和武君不时地想跟黄晓说些什么，但他似乎天生就不多话，我们问一句，他也就答一句，车子行使了快一半路程的时候我们才大致知道关于他的少的可怜的一些情况：黄晓，男，18岁，未婚，就读与平隅市XX大学，中文系，喜欢打篮球。还有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他几乎从未问过我或武君我们的事，称呼都是‘你’‘你们’，也没有和我坐在我身旁的那两位娇滴可人的女孩说过一句话，就象是根本没看见一样。我们只好睡了，武君困了的时候，我便又换了上去。

晚上七点钟左右，我们终于到家了。

午饭是随便在高速上的服务区吃的，现在我的肚子正在惩罚我的不公。看来武君和女孩们也饿坏了。我在市里一家比较高档的酒店给黄晓开了间

房，大家都在那休息了一会儿，准备上哪儿去吃一顿。

我想到了阿军：“喂，请问王建军在吗？哦……位阿军啊，我十一啊……哈哈哈哈哈，回来了。”

阿军：“这么快？事办好了？”

十一：“现在还说不准，总有些希望吧……要是成了我请兄弟几个好好吃一顿。”

阿军：“嘿！那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了。”

十一：“呵呵，不用等了，你现在有空吗？我和武君都还没吃呢，饿死了。”

阿军：“哦，你请客的话嘛，还去老地方吧，不知道有没有位子了……我先去订间包间吧。”

十一：“好叻！我这儿一、二、三……共五个人。”

阿军：“我在那等你们。”

我们到的时候饭店的位子全满，好在阿军提前订了一间。房间有些小，但还坐的下，我们随便坐了下来。武君把黄晓和女孩们给阿军介绍了一下，这时我已经点好了菜。

黄晓还是没什么话，我们只好自己说着自己的事儿，好在黄晓还是喝酒的，而且酒量似乎还可以，更好的是当他喝到第三瓶啤酒的时候，话终于慢慢地多了起来。我和武君都不大敢让他多喝，怕黄选文知道了生意要泡汤，可黄晓看起来到了兴头上，停不下来了。

十一：“哈哈，老弟，你的酒量还可以嘛。上学也常来几杯？”

黄晓：“呵呵……大哥别糗我了，我也不行。我们那有个能喝的，上海人，一顿喝个一斤半白酒没问题。”

武君：“哦呦！那是够可以的，给我早送太平间了。”

小白：“哎，真不明白你们男人干吗总要喝那么多酒啊？”

黄晓：“哈哈，恐怕连我自己也不明白。”

我想黄晓已经把自己当成个男人了，虽然他才十八岁。而我和武君有时候到情愿是个男孩，当然，是个大男孩。

小雪：“不明白就不要喝那么多嘛。”

黄晓：“不喝多就更不明白了。”

小雪：“这……这什么鬼道理？”

武君：“有女朋友了吗？老弟你这么帅，后面肯定有一个排吧？”

黄晓：“呵呵……哪里有啊。”

武君：“哈哈哈哈哈……”

黄晓：“……哦……对了，刚才在酒店电话里听你说叫……叫‘十一’？”

十一：“啊，那是我以前在网上的名字，别人叫惯了。”

黄晓：“你也喜欢上网？”

阿军：“哈哈，十一以前是个虫呢。”

黄晓：“哦！我也挺喜欢上，不过学校里上网总不怎么自由……我有时间就去 BBS 和聊天室。”

十一：“哈，我以前也常去的，我在 <http://www.#####>，你去过吗？”

黄晓：“没，除了看看新闻，我一般喜欢去本地的站点。”

十一：“你也叫我十一吧，我现在听这个倒挺顺耳了，反比叫我的名字

好。”

‘嘟~~~~~’我挂在腰间的电话响了，那号码太熟咯。

十一：“阿珍啊，呵呵……我，我回来了。”我一边打着电话，一边跑出了包厢。

听得出阿珍的声音很高兴：“喂！十一哥！你回来拉，干吗也不给我打个电话？”

十一：“呀，我刚刚到啊，饭还没吃完呢。”

阿珍：“哦，回来也不叫我，我请你吃饭嘛。”

十一：“呵呵……不……不用了，我和武君他们在一起。”

阿珍：“恩，还有谁啊？我刚刚听你那里好吵啊。”

十一：“还有阿军，平隅市的一个客人……还有……还有几个朋友。”我想到小雪，语调似乎有些失横，从那晚在平隅和小雪以后，我一直都在试图原谅自己，但始终没有成功。我知道，那永远也不会成功。

也许这就是自甘堕落吧，我劝着自己：‘怎么了？这不象以前的我啊？男人嘛……恩……总是……唉，算了，大不了以后不干了就是嘛……’

阿珍：“那……听起来我不方便来的咯，你们如果在谈生意……不过……你明天要来看我哦，我……我想你。”

阿珍的话让我有些控制不住自己……不清楚是感动还是内疚……‘X的！X的！我真的快要变成畜生了？下次再这样，阿珍恐怕要永远离开我咯！你XX的简直就是害别人啊！’我拼命地骂着自己，说话的声音也有些结：“哦……好，好的……我明天下班后……上你那儿。”

我回到包厢里一会儿，大家就散了。武君笑嘻嘻地承认阿珍绝不是他女朋友，接着把黄晓送回了酒店。两个女孩自己回了家，我则和阿军一道，打了辆 taxi，他送我先到了家。

每天十一点钟以后总会有这人那人打我电话，问我在哪儿，好象我是个夜猫子似的。

也许我本也就是个夜猫子。

我稍稍有些惊讶是她打电话给我。

没等我说‘喂，您好。’电话那头便是一种……一种象是放荡，又非常迷人，似购魂且让人着魔的声音：“嗨，十一郎，在平隅？还是在这儿？”

十一：“嗨……你好……乐乐？”虽然我知道是她，我能听出她那种与众不同的声音，但我仍想去确认一遍。

乐乐：“怎么？听不出来？嘻嘻……还是怕妹妹太多，说错了名字？唉……不要太潇洒哦，妹妹太多不好应付的。”

十一：“呵呵，糗我干什么，我的电话不太好……我回来了，今晚刚到。”

乐乐：“啊，那辛苦你了，没在外面花？”

我开始有些反感，心想阿珍还没问我，关你什么事？我抽出一根烟，点上：“花什么？我非得是每次出差都要花上一遍才过瘾的？”

乐乐：“哈哈……算了算了，说着玩呢。对了，你说过回来以后要陪我去逛商场，买东西的，不许反悔啊。”

十一：“啊，当然，我说过的话！”

乐乐：“听起来你还挺守信用嘛，恩，不错，总算还有点儿优点。”

十一：“呵呵……多谢夸奖了。”

乐乐：“好啦，不说啦，下次有空打你电话，晚安。”

十一：“好，晚安。”

第二天，老板对我这趟平隅之行的报告可能还算满意吧，很快地批了我的报销单。

下午，我也很走运，财务里那位负责办理业务人员差旅费报销的蒋大姐心情看来不错，居然很快地把钱交给了我，一边还夸我的发型不错。十分钟后我才知道什么叫‘人逢喜事精神爽’，头儿笑着抖了抖手里红色的请柬，今年三十五岁的蒋大姐终于要结婚了。

我也笑着，摇着头……真想不通，那种不论是长相还是脾气都象是个阎王的女人怎么会有人要？要不是她那在海关当副关长的老子，这样的女人几乎不可能还在我们公司里。

晚上我给阿珍打了个电话，告诉她改天再去她那儿，太累了，我很想好好休息一下。

这些日子我和武君保持着一日至少三个电话的联系，我比谁都清楚象华骋公司那种大买卖可不是轻易就能逮住的。不知道黄选文和李国胜那边是否真能帮的上忙。电话里何峰总是客客气气地说‘放心，放心。’

09

我和武君晚上常带黄晓一起出去玩，有时候还叫上阿军，我们上酒吧、逛舞厅……直到有一天，武君下午上他房间里的时候，发现前一天晚上的一位长得还算不错的舞厅小姐睡在他的旁边，我才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大学生和我们也挺象的，起码在女人方面。

后来的几天里，我们发现黄晓很喜欢喝酒、泡女孩，我和武君便投其所好，尽量满足他的所要……星期日上午黄晓坐上了回平隅的车子，临走的时候他再不象来时的那样。在车站，黄晓的话很多，我能看出来他已经迷恋上这儿了。我和武君看着远去的车子，终于送走了黄晓，我们当然也很高兴，至少，黄选文问起他儿子的时候会知道我们才是真正的‘朋友’。

星期一下午，我正在考虑后天华骋的招标，武君又来了。

武君从电脑台右边的茶几下面掏出了水杯，自己泡了一杯茶，我办公室里的一次性水杯放在哪里他比我还清楚！

武君：“哈……你们这茶叶不错呀？”

我整理一下桌子上的资料，往后靠在椅子上：“是啊，比你那里的要好。”

武君：“我上午和黄选文通过了电话。”

十一：“他……他怎么说？有戏吗？”

武君：“嘻嘻，华骋的何峰上午还主动打给我一个电话。”

十一：“我上午不在，去外面办事了……到底怎么说？”

看着武君一脸的喜气，我心里有些清楚那不会是坏事。

武君似乎故意想要钓我的胃口，磨蹭了半天，最后在我要把电话砸到他头上的威胁下才说：“哈，基本上已经定下来了，你八成可以做一套啦！运输是我的。”

我笑了：“真的！？那……另一套呢？还有……说好了费用吗？按照我们的操作方法华骋同意吗？”

武君：“嘿！你也别太贪啦，一套两百多万啊，平隅自己的贸易公司还要做一套呢，也不能全给外省的企业啊。至于怎么操作，招标结束后你肯定要和卖方、华骋一起谈谈，他们的资金状况不错，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听说是先付百分之五十的定金，另外的由银行出面担保，尾款留百分之五。”

武君一副满意的样子，叼着烟，靠在沙发上。我也很高兴，这一笔做下来，半年不用愁了！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肯定事情不会有变，我还是请了武君晚上去那家老饭店吃顿饭。

饭店的一半正在装修，也许是为了避免影响生意吧，另一半还象往常一样，有几桌客人在吆喝着、吵着、闹着……我想那装修店面的钱也有我的一份吧……我要是开家饭店，不知道生意怎么样。

巧得很，我和武君一进店，就看到了三子。三子正和几个我不认识的朋友在喝酒，一看到我们，马上笑嘻嘻地跑了过来。我和武君有段时间没看到三子了，今晚真赶巧得很！武君给那桌人发了批烟，我们都互相打了个招呼，三子看来不便马上就走开，我和武君当然体谅的很，自己在里面找了个地儿坐去了。

武君：“嗨！老板，先来四斤龙虾（长在稻田、水沟里的一种红壳虾）……再搬箱酒过来。”

十一：“哇，今天厉害嘛，一箱酒啊？就我们两啊？”

武君：“呵呵……先充充阵势，喝不完退掉好了。”

十一：“哈哈……”

武君点了根烟：“恩……再喊几个人过来好了，三子待会儿肯定也要来的。”

十一：“好啊，我打阿军的电话……阿军啊，我啊……你在干吗呢？……哦……正好，过来吃饭吧……我，武君，三子也在……好，老地方……快些！”

武君：“阿军也来？”

十一：“恩，他马上到。”

武君：“再叫几个女孩子吧，我打电话给乐乐，你再找几个。”

十一：“我找谁去？你自己找吧……”

不知怎么回事，我听到乐乐的名字就有些兴奋，又有些不自在。我瞧了瞧武君，他似乎没注意到我那微微变化的表情……我很快就恢复了过来。电话里，武君告诉乐乐我也在……我喝着茶，看来乐乐马上也要到了。我突然又想到了阿珍，想到了面前的武君。

我有些内疚，因为武君是我的朋友。他到底……唉……不管怎么说，我不该再对乐乐有什么想法了……我知道其实我有的。

只有我和武君。

我又一次发现我错了，我一直以为武君不知道我对乐乐的想法，不知道乐乐对我的那种似亲又离的态度，不知道阿珍已经变成了我的女朋友。我错了，我以为别人都是傻子，起码没我聪明，其实我自己才是个蠢材。

武君夹着烟，象是打量着一个脱光了衣服的俄罗斯跳舞女郎一样眯着我：“嗨，我说十一，你……你到底对乐乐的感觉怎么样？和阿珍比呢？”

好在我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这时候装聋是最好的办法：“什么？我怎

么知道，你应该最清楚才对啊？”

武君笑了笑：“废话，我还不是那么傻吧？我看不出来？阿珍一直都很喜欢你，恐怕你也是吧。至于乐乐嘛……呵呵，说句实话，其实我对她一点把握也没有，她有时候太难以捉摸了。”

十一：“呵呵……胡扯！”

武君：“我不是胡扯，再怎么说我年龄也比你大，我知道的。对于乐乐嘛，你有一点比我强……”

我也点了根烟，也许是想掩饰内心的不安吧：“哦？我什么比你强啊？肉比你多？”

武君：“哈哈，乐乐喜欢你，但不怎么喜欢我，起码……我们永远也只会是普通的朋友关系。”

十一：“你疯了？今晚喝多了？还没喝啊？”

武君哈哈笑了笑：“你别不承认，不过要小心……”

十一：“呵呵……我？我小心什么？”

武君：“我不知道阿珍和乐乐你最终会选择谁，这是我看不出来的。”

十一：“你真是疯了？我选谁？只是普通朋友嘛，你当我是大众情人啊！”

武君笑嘻嘻地看着第一道菜摆上了餐桌，开了第一瓶酒，慢慢地沿着杯壁往下倒着：“呵呵，你现在还能快活几年啊，象我有家有口的人了……哈哈哈哈哈……”

我也开了一瓶酒，很快地倒进了杯子里，白色的泡沫微微溢出了杯口。

不管人多人少，吃饭的时候我们总还是喜欢选择包厢，武君冲着门外招了招手，我顺着那方向望去，是乐乐，她到了。

乐乐好象很喜欢深色的衣服，这次又是黑上衣，不过下面换了件短裙，黑色的皮凉鞋配着淡黑色的丝袜。

乐乐‘嗨’了一声，露出一副雪白的牙齿。当她‘不经意’地紧挨着我坐下的时候我明白了武君的话也许是对的。

十一：“哈，你来啦，想吃些什么？自己点吧。”

乐乐：“随便，我不怎么饿。”

十一：“老板，上一份‘随便’。”

饭店里居然还真有‘随便’这道菜，内容是香菇、笋片、肉片、青辣和其它的一些东西。三子和阿军正好赶上这道菜。

三子：“……哇呀！你们都在啊！我那边总算结束了。”

阿军：“恩？你还赶几场啊？”

十一：“呵呵，他忙啊，忙到菜差不多上齐了就过来了。”

武君：“嘿！今晚咱弟兄四个可都聚齐啦，看来这酒是不怕卖不掉咯。”

三子：“呵呵，我晚上要少喝些，在那桌已经喝多了。”

阿军：“没的事儿，谁让你是大忙人呢。”

我们相互扯了一通，接着帮三子介绍了一下乐乐。几杯酒喝下肚，乐乐很大方地加入了我们的吹牛胡扯阵营，在几次面对着她举杯瞪眼的情况下，我只好一口气喝掉手中满满的一杯啤酒。若不去看她的外表，我想她此时只会是个男孩。

在我自己没喝多之前，我暗暗地提醒乐乐，让她别又象上次那样喝多了，好在这次她还满听话，结束的时候也只有她用‘看’而不用‘盯’的。

阿军建议走走路，我们几个便散漫地晃在大街上。今晚真怪，街上几乎一个人也没有。乐乐牵着我的手，一路说些她以前的趣事给我听，武君醉了，扒在三子的背上叨咕着些谁也听不太清的话，阿军晚上好象很忙，手机不停地响，每次接电话都要跑到离我们四、五米远的地方去听，三子贼笑着要听阿军嫂的声音，阿军挂上电话后就开始解释那是单位的某某同事。

我看了看对面走来的三个小伙子，走近的时候才发现那是真正的‘男孩’。顶多二十岁，一个个敞着棕色或者豹皮花纹的衬衫，留着板寸头，谁走过他们身边都要死死地盯上半天，就好象自己是狮子，而别人都是羚羊。我很讨厌那种一脸想找麻烦的表情，就差没刻上‘我找死’三个字了。

他们当然情愿盯着乐乐，我知道是碰上些小混混了。穿棕色衬衫的家伙居然走了过来，盯着我看，我心里只觉得好笑，我和三子他们在这条街上混的时候这小子算是个鸟！

三子、武君、阿军当然围了上来。乐乐好象也不怎么害怕，只是在‘棕色衬衫’伸过手来想在她身上干些什么的时候躲到了我的背后。很快，那三个人发现我们这里人也不少，似乎有些客气了。

我只听见高个子的那人说什么‘你们……找麻烦……’，他好象不是结巴，只是话没说完，因为三子鬼使神差地出现在他的背后，高个子闷哼了一声，倒了下去。紧接着就是第二个穿花纹衬衫的，捂着头，躺在地下弯成了一个球。我有时候真佩服三子的打架功夫，一声未出，便倒了两个。

我清楚的看到‘棕衬衫’脸上狂妄的表情刹时间变成了恐惧，那是应该的。我也什么话也没说，一脚狠狠地踢中了他的小腹。我站着，看着他痛苦地慢慢倒下。三子看来正欢，拼命地踢着躺在那儿的两人，阿军也忍不住上去来了几脚，只有武君是喝多了，只有站着的力气。

我看了看阿军和三子，又踢了‘棕衬衫’几脚，阿军毕竟是警察，开始催我们快走，我拉着乐乐跑开。

阿军：“好了，快走吧，奶奶的！三子！你干什么！？”

三子居然跑了回来，伸出了皮鞋，踩在‘棕衬衫’的脸上，这是他今晚打架第一次说话：“下次再在这条街上看到你，就废了你！”

我们坐了三辆出租，我、武君、乐乐坐一辆，阿军、三子的电话响个不停，看来他们俩今晚都很忙，各自叫了车，告别后便离开了。

武君坐在副驾驶上：“嘿，那三个小子也有够倒霉的，谁不好惹！”

乐乐：“呀，那个三子看来挺会打的啊。”

十一：“别把我算上，呵呵，我可是良民！”

乐乐：“哦？是吗？我看你踢那小子的时候也挺起劲啊？”

十一：“呵呵，那种情况，我只能先打倒他。”

武君：“那几个人肯定也才出来混，在这儿居然连三子都敢惹，嘿嘿……三子这名字在道上喊地可是很响的。”

十一：“好了，这事儿别提了，都当心点吧……你们上哪儿啊？”

武君：“我先回去啦，头……头昏。”

武君家干吗在六楼？我下了车，把醉醺醺的武君交到了他老婆手里。给那家伙当‘救生员’太可怕了，特别是还要往六楼爬。我谢绝了他老婆客套的茶水饮料，返身走了下来，乐乐还在楼下站着，好象是在等我。

十一：“咦？你还在，没回去？”

乐乐看到我完成了任务，一脸的汗，递上包纸巾：“还……还没，不在

等你吗。哇，武君有够沉的吧？”

我苦笑着摇了摇头：“呵呵……是够沉的，这比扛大米还累人。”我一边说，一边擦汗，一会儿便用完了一包纸。

乐乐：“十一点多了，你回家吗？”

我习惯性地点了根烟：“回家啊，我……我先送送你吧。”

乐乐没有说话，转过身，竟然一个人走开了，就好象我得罪了她一样。我有些莫名其妙，只好跟了上去：“嗨，怎么了？你不坐车啊？不会要走着回去吧？”

乐乐停了下来，转过头望着我，准确地说，是盯着我。我不知道那是种什么样的表情，也许根本就没有任何表情，也许是喝过了酒有些迟钝，也许……她的话也是那么冰，毫无生机，我从未想到她会那样说话……乐乐：“我不回去，你也不回去。”

我也停了下来，先是象乐乐那样站着，盯着她，然后我笑了：“啊？那我们去哪儿？做贼？”

乐乐还是没什么表情，用那种我非常不习惯的眼神瞧了我一会儿，继续往前走，我当然又只好跟了上去，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她突然抓住了我的手……我觉得我象个傻子一样被别人拽着、走着……我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无数影子在我脑海中闪过，我突然有些兴奋，有些内疚，还有些恐惧。‘她怎么了？晚上没喝太多啊，想和我去开房？造爱？哈哈……不对，不会是想算计我吧……不太象那种人啊……不行，难说……她好象真的喜欢上我了？……放屁！……’

不管我怎么想，当她把我推在柔软的席梦司上，扑上来将舌头伸入我口中的时候，我才清醒地认识到我现在是在酒店的房间里了。

我看不见床单，看不见窗户，看不见桌椅沙发，看不见沙沙作响的电视……

那是昏暗的灯光，那是乐乐……

乐乐的外套已经脱下……我注视着眼前的魔鬼，她弯着腰，松去了短裙，蹬开了鞋……简直难以置信！我从未见过那么迷人的身体。我想喝水，我知道那是我被魔鬼诅咒了的前兆。

我明白乐乐是在引诱我。考验……我还是刚才的表情，微笑着，虽然我知道那微笑是假的，但我必须微笑。要是乐乐知道我现在脑子里的混乱，恐怕她会笑出声来。

乐乐居然也是微笑，她一句话也没说，慢慢地贴了过来，我几乎能感觉到他皮肤外散发的热量，那热量正侵蚀着我的灵魂。我没有一丝躲开的意思，虽然我想到了阿珍，想到了她爱着我，她在等我……本来，我今天是应该去她那儿的，也许，武君下午不来，也许，晚上我不去请那顿饭……

我输了，我的思维到此凝结成了万年冰山中的晶石，我输给了自己，输给了乐乐。

什么时候，我已经象她一样撕去了人类进化史上的伟大发明。我紧紧地搂着乐乐，我们交缠着、抚摩着、热吻着，呻吟着……

清晨，七点半。我靠在枕头上，点了根烟。乐乐正睡在我身旁，好象还没醒。

我一只手来回搓着前额，现在我的脑子很空，只想好好休息几天。我的腰被一条柔软的胳膊缠住，我歪过头，乐乐醒了。

我微微一笑：“嗨……醒啦。”

乐乐‘恩’了一声，懒洋洋地把头枕在我的小腹上。

我不再说话，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在想着阿珍，一想到她，我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然后吐了出来。

乐乐微微动了动，继续枕着我：“在想什么？”

我耸了耸肩：“没……没什么。”

乐乐：“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在想我是个坏女孩，轻易就和人上床的那种。”

十一：“呵呵……胡扯。”

乐乐：“我也不想辩解什么……因为我们相互并不苛求什么，大家虽然可以上床，但我永远不会嫁给你，你也永远不会来娶我。”

我没吱声，那意思肯定是我同意她的观点了。乐乐笑了笑：“我最讨厌别人把那这种事作为在外面和朋友吹嘘的资本，但我相信你不是那种人。”

我也笑了笑：“呵呵，我还不至于那么无聊。”

乐乐：“还有，你女朋友，阿珍。”

我歪过头，极力想躲过乐乐的目光。乐乐也不看我，只轻轻地说：“我不是个好人，你也不是，是你背叛了阿珍……”

我回过头，吐了口烟：“不错，我后悔，但现在叫天都没用……我已经犯了错……呵呵……我本已犯了一次。”

乐乐：“放……放心吧，阿珍不会知道的。”

十一：“……”

乐乐：“知道我为什么昨晚……要你过来吗？”

十一：“不知道。”

乐乐：“我明天去厦门，不回来了。”

十一：“哦……工作？”

乐乐：“我父亲在那儿，我和我母亲都过去。”

十一：“所以昨天是最后的机会？哈？”

乐乐叹了一口气，紧紧地搂住了我：“我不想错过这最后的机会。”半晌，乐乐一字一字地吐出了一句话：“如果我不去厦门，我会把你从阿珍那里抢过来。”

十一：“呵呵，我还挺吃香……”

乐乐：“哼！你啊……”

星期三是华聘招标的日子，我和武君又赶去了平隅。乐乐是今天的飞机，我上午给她去了个电话，告诉她我今天要出差，不能去送她，乐乐有些失望。看来，那晚还真是最后的机会。

华聘的招标进展的还算顺利。开标是一周后，中标的是两家意大利的生产商，我们和何峰及外方代表们又花了近三天的时间谈妥了细节，在双方的

艰苦让步后，合同终于签了下来。为表示感谢，我们特意买了平隅超市五千元钱的购物卡送给何峰和杨演平……李国胜那边在招标的时候就已经‘意思’过了。

这些天很辛苦，但晚上下班后，再累我也要去阿珍家看看她，也许是对自己所做的补偿吧，虽然这恐怕是没法补偿的。

明天是二十三日。我躺在床上，又回想起我和武君在平隅……还有小雪。怪，当时我的感觉还不象这样，怎么自从和乐乐以后我就感到有如此巨大的阴影，是因为我对阿珍的感情越来越浓了？还是阿珍对我的感情让我内疚？或者我真的不再是以前的十一郎……

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一部介绍黑鹰的片子……也许是为了争夺更多的食物吧，稍大些的幼鹰本能地啄死了小些的弟弟，最终长成了翅膀，当它最后一次飞出巢穴的时候，我看到它围着弟弟死去的地方来回地兜圈子，并发出凄惨的鸣叫。最终，小黑鹰还是飞走了，它远离了父母的栖息地，在广阔无垠的蓝色天空中尽情翱翔……

二十三日。

中午快下班的时候阿军打来了电话，提醒我晚上的聚会，我马上想起来那是为了庆祝方老大和阿军的荣升。“知道啦，这种好事我怎么会不去？七点见。”我爽快地答应了下来：“对了，我……我想带阿珍一起去，他要问的话，我解释一下好了……方老大应该不会介意吧。”

我听出阿军那种贼贼的笑声：“呵！随便你啦，嘿嘿……阿珍不错哦……羡慕你啊……”

我臭了阿军一顿，挂掉电话。

下午六点多，我去了阿珍家，老余还是很热情地接待了我。我和阿珍说好来这儿接她，起初阿珍不怎么愿意去，可象方老大这样的好朋友总有一天她还是会见的，在我的开导下，她同意了。

阿珍还是一身淡颜色的衣服，和乐乐相比真是一种反差。我去的时候她也刚到家，正忙着梳洗。我先坐了下，和老余说着话。

老余泡了杯茶，递给我：“来啦，今天和乐乐出去吃啊。”

我赶忙接过茶杯，笑着说：“恩，我几个警察朋友请客。”

老余：“哦，少喝些酒，对身体不好。”

十一：“是，知道了……余叔叔最近身体还好吧？我上次带来的那种韩国人参有效果吗？”

老余：“哈，有些用，我的身体不用补的，吃苦惯了……唉，这两天正忙那新买的空调。”

十一：“空调？怎么了？”

阿珍从里屋冒了一句：“哼，怎么了……从墙上掉下来啦。”

老余接过话：“我想在小珍房间里也装一架分体式的，前天刚买，哪知道装上去以后当天晚上就从墙上掉了下来，机壳都摔开了。”

十一：“那找商店换啊，才三天，应该可以换的。”

老余：“呵呵，我买的时候是这么说，说是质量原因和非人为原因造成的损坏都可以更换，可昨天我再找他们的时候态度就变了，说是我家的墙不好，膨胀螺丝无法受力。”

十一：“可……就算墙的材料真的不好……那是谁负责安装的？”

老余：“当然是商店里的安装人员了。”

十一：“那就是了，商店的人安装的，又不是我们自己去装，再说，他安装人员肯定要有安装常识啊！在墙上打眼的时候不就发现适不适合打膨胀螺丝了？我们家以前装的时候就发现墙面不好，一打眼都是粉，结果只好换成木块作固定物了。”

老余叹了一口气：“唉……话是没错，可……现在也没什么办法，我昨天去的时候看他们是绝不会换新的了。要怪就怪这造这房子的人偷工减料吧，这么差的墙……”

十一：“不能这么说，哪有这样的道理？收了钱就翻脸不认人的？我就打电话，去消协告他！”

老余忙摆手道：“算咯算咯，只要他帮我修好，以后别三天两头坏就谢天谢地了。”

我最恨这种满街都是的无赖商店，我没理会老余，马上抓起了电话：“……喂，请问消协吗？”

小姐的声音，听起来还挺热心。（消协）：“是的，有什么事能帮上忙的？”

十一：“是这样……（于是，我将这空调的事儿说了一遍）”

（消协）：“哦，是这样……您最好先请有关部门对您家空调的损坏程度做个鉴定，再写一个书面的情况说明，后天上午九点请带上您的有关证件、商店购物发票、鉴定结果等资料上我们这儿……啊，请告诉我们那家商店的名称、地址、负责人、联系电话……我们将在段时间内尽快将此事查清楚……最近投诉的人很多，我们人手不足啊，还请您谅解……哦，对了，我们还需要……”

我打断了她的话：“谢谢。”

老余苦笑了一下：“怎么样，我就不去找他们，没用的。”

我只好坐了下来，摇了摇头：“呵……修吧，修吧……谁叫我们是良民呢……”

阿珍梳好了头，从屋子里跑了出来，拉着我的胳膊说：“哎！你们啊，这种事我早就不抱什么希望啦，除非前天是消费者权益日，我有一个礼拜闲着没事，专门为这事儿跑……好啦，不说这啦，十一哥，你看我这身好不？”

朴素的淡淡桃红色的女式衬衣，简单的牛仔裤，一双黑色的平跟皮鞋。阿珍没有化一点儿妆，她不用化妆……一双动人的眸子闪闪发光，一头乌黑亮丽的绣发拖在肩上，她有一种脱俗的气质……我只能用‘清醇’两个字形容眼前的她：“嗨，不错。”

阿珍对我笑了笑：“真的不错？嘻嘻……啊，你今天看起来也挺精神嘛。”

我呵呵一笑：“别互相吹捧了。快到时间了，走吧，别让人等啦。”

我和老余告了别，阿珍挽着我走出去。路上，阿珍挽着我的胳膊，牵着我的手，时而被我逗地哈哈直笑，时而连蹦带跳地讲述着她的趣事；车上，阿珍倚着我的肩头，告诉我她最喜欢的一首歌，一会儿抬起头来，深情地凝视着我……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有女朋友真好。

一般在城市里，能起‘国际大酒店’这样名字的决不会是一般的酒店，这儿也不例外。我和阿珍踩在大理石地砖上，皮鞋和地面之间发出‘啪嗒……啪嗒’的响声，在一米六五以上个头的红衣小姐的带领下缓步走入方老大和阿军预定的房间。阿珍拉着我的手，显得很高兴。

阿珍：“十一哥，我可是第一次来这儿吃饭啊……哈，如果我们能在这儿举行婚礼多好……”说完，阿珍微微低下了头。

我笑了笑，说：“呵呵，只要到时候你不反悔。”

阿珍偷偷地捶了我一下。

阿军订的是‘仙来阁’包厢。我和阿珍走了进去，方老大、方大嫂、阿军、胖子、吴大姐、张晓波都到了，方老大似乎早已忘了阿珍的事，一大堆人哄笑着把我和阿珍安排到一起坐了下来。

我没想到这么多人，这么热闹。

方老大嘿嘿直笑，拍着我的肩膀。每次在一起吃饭，老大总免不了要开我些玩笑才过瘾，不过这次稍微好些，也许是看到阿珍也在吧，明眼人都能看出来我和阿珍的关系啦。

阿军嬉皮笑脸地喊来了漂亮的服务员：“点菜啦。”

我看了看周围：“现在点菜吗？武君还没来？”

阿军：“我也不知道，我一早儿就通知他了，生怕他忘了……他应该马上就来吧，我们先点，等他来了菜不也上啦。”

我点了点头，正准备看手表，电话忽然响了。

我看了看来电显示，是武君，一种预感冲进了我的大脑。我轻轻地拿开了阿珍握着我的手，走出包厢：“喂……武君啊，你怎么还没来，我们都在等你呢。”

电话那头是一种失落的声音：“嗨……我……我不想来了。”

我喊了起来：“什么？你不来？那怎么行？你在干嘛呢？”

武君：“唉……刚刚我收到平隅一个朋友的电话，李国胜和华骋那边出事儿了。”

我感觉到不妙，忙问：“怎么了？别告诉我说生意泡汤了！”

武君叹了一口气：“呵……恐怕是的……李国胜涉嫌收受贿赂，检察院还是反贪局正在查这事……后来连带华骋的何峰、杨演平和一大帮子人都翻了出来，好象都有些问题……”

十一：“啊？见鬼了！那……那这次的招标……不能毁标的啊！那也是犯法啊！”

武君：“这我知道，后来我听内部消息说华骋为避免公司利益受损，也怕把公司牵扯进去，暂时免了何峰他们的职务，提了分公司的一位姓王的老总上来……原先定的贸易公司全部换掉，现在招标的两条线找了省里另一家贸易公司做代理。”

十一：“这……这么说……全白忙了？黄选文呢？他不能帮上什么忙？”

武君：“你疯了？市委副书记都牵在里面，他能动吗？问都不要问！”

片刻……

十一：“唉……算了，算啦，生意要是每笔都能做成就不是叫生意了，钱哪里不能赚？下次再找机会吧……你还是过来吧，咱今天不谈生意，光喝酒啦，大家都等你呢。”

武君：“……”

武君：“平隅的朋友让我有些准备……”

十一：“恩？什么……你准备什么？”

武君：“你记得上次我送给李国胜、何峰、杨演平的购物卡吗？”

十一：“当然记得……不会这也是贿赂吧……这……一个人不就几千块钱吗？况且还不是现金！”

武君：“平时只要是做生意的，送点儿礼物也很正常……这也和严打一样，平时你在街上打了人家一顿，警察看到了也许都不会管，可严打的时候就肯定要被抓进去……”

十一：“你的意思是……这事情闹大了？凡是有关系的人都有……有危险？”

武君‘恩’了一声：“我听说他们查到了那张购物卡，一看都是两、三千一张的，想也许还有更多没有查到了，所以……恐怕这两天要来查那张卡的主人……X的！我怎么这么倒霉！”

十一：“可你并没有送别的值钱的东西了啊？除了我们第一次去送的烟啊，衬衫啊什么的，那能值几个钱？除非检察院的人疯了，要不就是他们吃饱了撑着，故意想找些事儿！”

武君：“这……我知道……是啊，我怕就怕这个……你不记得上次我们公司的老程，也没什么事，结果罚了钱不说，还审了两天两夜的话，出是出来了，但弄得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他快五十的人了，从此再也没翻过身来，公司里被迫辞职后，到现在还呆在家里……”

沉默了片刻，我嘘了口气：“得了，你也别太担心，就算真的找了你也没事儿……这家不干干那家，你又不是快五十的人……而且也未必就那么严重……好了，先不谈这些，到底怎么样，这两天肯定见分晓……你先过来吧，我等你，咱哥俩好好喝几杯。”

武君：“……”

十一：“来吧，和兄弟们聚聚，也会少些烦恼。”

武君：“好吧，我马上就到。”

我挂掉电话，心里若有所思。当我回到包厢里的时候，所有人都在骂我一个电话打了那么长的时间，阿珍也嘟着嘴问我是谁的电话，看到桌子上的菜都上的差不多了，我只好说那是公司里还有些事没处理完。

阿军：“你小子，那么忙啊？都八点了还加班？我们酒都开始喝了，等你！等你罚酒三杯！”

我笑着说：“不是，真有些事……好，好，我喝就是了。”

虽然阿珍拧了拧我的大腿，三杯就我还是喝光了：“哦，武君刚刚也来过电话，他马上就到。”

武君果然很快就到了，当然，他也是——一来就三杯下肚。人一齐，喧闹声开始此起彼伏，第二瓶白酒打开的时候，气氛达到了顶点。谁也没注意武君一杯接着一杯地喝着，我知道他心情不好，但武君也有他非凡的一面，那是他自始至终的笑脸。

第二瓶酒由我来分，我故意给武君倒少了一点，但武君笑嘻嘻地抢过了我的杯子：“嘿！不是兄弟！酒也不给我喝啊？”

阿军‘哇’地叫了起来：“武君现在酒量可以啊！对！今晚都是兄弟，大家高兴，多喝些！”

方老大的酒量也是老大，现在除了阿珍和吴大姐因为喝的是饮料不算，只有方老大还是没什么酒意：“呵！小郑现在酒量是上去啦，以前哪敢要酒喝啊？”

只有我知道武君的酒量还是以前那么大，他喝多了。

当第三瓶酒打开的时候，武君真是喝多了。这回不光是我，连把‘十一’说成了‘西西’的阿军都看了出来，我们不让武君再喝，悄悄地把他的酒倒给了方老大。

方老大终于有了酒意：“在……在坐的……我年龄最大咯……那就诸位老弟，老……老妹……”方老大似乎也觉察到‘老妹’这个词怪怪的，马上改口：“小……小妹，我方老哥感谢大家今天能捧这个场……”

方老大话没说完，早有抬举之声不断涌出。

阿军：“我……我们方老大……我们不说什么方所长……”阿军说了一半，似乎忘了要说什么，顿了一下，早给张晓波抓去喝了一杯。

武君更是语无伦次：“哈……十一老弟……今晚高兴……多……多来几杯……”

我也是晕头转向了，只是今晚我状态不错，居然要比武君和阿军都清醒：“呵呵……喝少些吧，一半怎么样？”

武君的头摇地象是个卜啷鼓：“不成！要……要喝……喝就喝满……你是不是兄弟……”

我只好倒满，现在被阿珍掐过无数遍的大腿早没了知觉，‘咕咚’一口喝了下去。

武君不知从哪里也摸出了一杯酒……‘咕咚’

武君龇牙咧嘴地把酒杯放回了原处，原来是阿军的酒杯。‘唉，早就分不清了。’

武君：“好！是兄弟……老弟……说句实……实在……话，咱两的关系怎么样……呵……虽然我比你大不少……也……也是多少年的老……关系了。”

我拼命地点头：“是！是！没错！好兄弟！好大哥！”

武君呵呵地傻笑着：“咱俩……挺象……我们一起做生意，一……一起吹牛喝酒……一起爬山……一起……一起打架……一起泡……妞……对了……上次去平隅我……带去的那女孩怎么样？晚……晚上爽吧……”

我一直不停地点头，直到武君说到最后，我愣了一下！

我听到开始不对劲，想制止住武君，来不及了！武君还是说了出来！

我感觉到自己的表情已僵住，武君也愣了一下，停住了话，所有人都停了下来……我极不自然地侧过头，我看到一声不吭的阿珍望着我，那双眸子里的绝望象针一样刺入了我的心脏，涌出的不知是泪水还是血，如果是血，伤了她的罪人正是我……

我的喉结动了动，张开嘴，我想说些什么，可惜此时的我再不能灵牙利齿，我的舌头已经被自己亲手割掉！我感觉到阿珍一直放在我腿上的手拿开了，我坐在那儿，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站起来，冲出去追她……我呆呆地坐在那儿，眼睁睁地看着她捂着脸，跑了出去……

武君算是回过神来，‘啪’地给了自己狠狠一个耳光：“对……对……对……”

阿军站了起来，劈头盖脸地一顿臭骂：“对……对……对不起是吗？你X的喝个半斤白酒就发猪头疯！对不起有个屁用！X的！”

方老大也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嘿，老弟……你……你还傻愣着干啥？追啊！奶奶的，你不想要老婆啦！”

所有人或劝或骂，我仍旧呆呆地坐在那儿，没有说一句话。我不想怪谁，

我知道，其实真正的罪人是我自己。‘我去追阿珍吗？追上了会怎样？不，我是不想在这么多朋友面前丢掉面子？还是我在害怕？我怕面对一个爱我的女孩，面对一个无耻的自我，面对一切的一切……’

阿军送我回家，武君一直跟在我们后面，我劝他别放在心上，可他不听，我也就随他们一直陪我走回了家。

晚上我还是没有去追阿珍，我躺在床上，就这样睁着眼，一晚未睡。我从未感觉到我是那么地需要阿珍，我离不开她了。

十二点多钟，我试着打了几个阿珍的电话，她已经关机……阿珍家里的电话我当然知道，但那么晚了……如果是老余接的我该怎么说……算了……

11

第二天上午，我走在去公司的路上，天灰蒙蒙的，来来往往的人群依旧如故，上班族的脚步匆匆忙忙，摆早点的小摊老板们准备好了年年如旧的包子、油条……我有些害怕，怕我会融入这不会因我的消失而稍有遗憾的世界……我问自己：‘阿珍，我的存在会使你快乐吗？’

中午我象往常一样在公司里，没有回家，不同的是平时我肯定是把沙发横了过来，然后靠在上面打个盹儿。今天我坐在窗前，想望见远处原野上站着的几棵树，或是飘在广阔草原上空的几片白云。但远处只是楼，再远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想，那只不过是我脑海中的美丽景象吧。

这时候最讨厌的莫过于电话的铃声，这种人类文明的象征和通讯时代的产物也会在人们最不需要它的时候突然发起病来。

我拿起电话：“喂，您好。”

是武君，听声音比昨天更糟：“十……十一，昨天的事对不起，我喝多了些……”

十一：“呵呵，你怎么还在想，没事儿，过几天她就好了。”我不知道这是在骗谁，我只能这么说，也许和三子他们打架、我找阿军想办法解决的事儿一样吧，也是一种无奈。

武君：“哦……我……我有些事儿，你知道就行了。”

十一：“什么事？”

武君：“我长话短说，我现在在公司，但不在办公室，我用手机打给你的……我办公室里坐着几个人，说是平隅检察院的，来了解情况……还要我马上就跟他们去平隅协助调查……什么狗屁协助调查，我估计在外省他们怕弄不出个所以然来……”

我吃了一惊，没想到真的有人来找武君，更没想到有这么快：“什么？这……这么快？他们什么时候到的？”

武君：“今天上午，他们找到了商场的存根，知道那是我买的购物卡……这事儿……我要是去了，麻烦你告诉我老婆，就说我出差去了，过几天回来。”

十一：“你……你最好别去，你说的不错，外省他们总不方便，你到了他们那儿就说不准了。”

武君：“我知道，我能不去当然不去，可……说不准……兄弟，阿珍是个好女孩，别错过……我这边不能再打了，要不那边还以为我干什么呢。”

十一：“你保重，有什么事儿打电话来。”

武君：“放心，那边起码还有黄选文，他们应该不会乱来吧，再见。”

我双手抱着头，胡乱地扯着头发……‘X的，怎么回事？这几天怎么了？’我脑子里乱的很，一会儿想到阿珍，一会儿想到武君的事儿，一会儿又在想会不会平隅的事会连我也牵扯进去……

‘啪嗒……啪嗒……’我抬起头，雨点顺着风儿将自己撞碎在玻璃窗上，不一会儿，便下起了暴雨。我望着窗外肆虐的风与水，一种虚脱的感觉从头顶直下脚底……‘啪’我木讷地靠在了最近的沙发上，再也走不动一步路，我掏出了摇间的手机，拨了阿珍的号码……还是关机。终于，我忍耐不住……阿珍家的电话，她中午一般都回家的……‘嘟……嘟……’铃声响了十几遍，没人接，不知道老余中午也不在。我准备挂掉电话，那头的铃声却断了，转而是死一般的寂静。

我赶紧坐了起来，对着话筒喊着：“阿珍！阿珍！是我！十一郎啊！……你接电话好吗……求你，说话啊……”

良久，我清楚地听到电话那头的哭泣声，但就是没人说话，我弯下腰，左手继续在凌乱的头发间扯着，右手紧紧握着电话：“阿珍……我对不起你，我知道说什么也没用……我只求你原谅我，求你……我离不开你……”

无论我怎么苦苦哀求，无论我费尽了千言万语，阿珍始终都没开口，直到我听见‘啪’地一声，她挂掉了电话。我绝望了，我想阿珍真的不再属于我，也许我自己都不属于自己，就象我曾经对阿军说的，我是痞子流氓，但始终也没能成为他们中的圣人和君子……

整整一下午，老板不在的时候我便不停地拨着阿珍家的电话，还好她没有把电话拿掉，起码我还能听见阿珍家电话铃响的声音，现在，对我来说，这已足够，我不敢再奢望什么。

第二天，天仍然下着雨，不过要比昨天小了许多，我重复着昨天的动作，阿珍接了两次电话，但仍然没有开口。

又过了一天，星期五。老天似乎都发起疯来，天空变成了黑色的，呼啸的狂风似要吞噬整个城市……今天的雨比前天的还要大，好象是世界末日将要来临。上午我没再给阿珍打电话……虽然我始终不承认自己其实已经绝望，但……

又是中午，又是当我躺在为自己编织的童话般的草坪上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又是武君。

武君，苍老的声音，还有点儿沙哑：“十一……你好。”

十一：“武君？这两天你没来电话，你到底去了没有？我可是和嫂子说你出差去了。”

武君：“去了，现在回来了，刚到。”

十一：“那……那你还好吧？怎么样？”

武君：“没什么事，我很好……晚上有空吗？我想你陪我出去喝两杯……”

从他的声音里我知道他说得很好是骗我的：“……好，六点半，在XX路，‘天蓝之舞’你知道吗？”

武君笑了笑：“呵……咳咳……我知道，就那儿吧。”

六点钟，我再次拨通了阿珍的电话，阿珍接了。

十一：“阿珍！你终于接了……”我拼命地骂着自己，怎么阿珍接了电话，我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电话那头传来阿珍冷冰冰的声音：“什么事？”

十一：“我……我……我想看看你……你爸爸在吗？”

阿珍：“不在，他出差去了。我不用看，我很好。”

电话又挂断了，挂断前，我又听到阿珍忍不住的呜咽声。

我手里拿着话筒，愣在那里，不知道是什么感觉，直到公司下班的铃声响起的时候，我才想起来武君还在等我。

‘天蓝之舞’……我想起了乐乐，她现在应该还好吧。

武君似乎突然间老了许多，也瘦了些，头发不算乱，但也不怎么好看，我记得他最注意自己的发型了。武君斜靠在门口，望见了。我走上去，拍着他的肩膀，一起走进了‘天蓝之舞’。

我们找了个象那次我和乐乐在一起时的小间，坐下。我要了四瓶‘嘉事博’，在我和武君面前各摆上两瓶，等服务员走开，我迫不及待地开问：“你那里到底怎么样？没事吧？”

武君笑了笑，只不过是苦笑：“有事那么快就能回来？呵呵……那些家伙，用的都是带有歧视的眼光去看人的。”

我掏出烟，递给武君一根，借着昏暗的灯光，我才发现武君一脸的胡子：“唉……人都这样，你也想开些吧。”

武君点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呼……一到平隅市，车子便直接开进了检察院，接着是一个姓‘萧’的老女人和另几个人开始轮番审问，问我和华聘的人怎么认识的，什么关系……问我和李国胜又是什么关系……做这生意的全经过……我到底给了李国胜和华聘多少钱和物……天，直问了我一天半的时间，饿了就给些方便面吃，上厕所都要看他们的脸色……”

十一：“……呵……也挺难为你啦，还好，这么快就没事儿了。”

武君：“废话，我本来就没干什么，那购物卡是我买的，是买给业务单位加深感情的，这怎么了？他们哪个没买过礼？送过人？李国胜是我好朋友，我送好朋友些东西又怎么了？”

十一：“别，别急，我不是说你，我是说平隅的检察院……”

武君‘咕咚’一声干掉了一满杯：“这些家伙！把别人都当成犯人来审！X的！”

十一：“呵呵……算了，总算没事儿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都还要生活，还有工作，还要忙着赚钱啊。”

武君：“下午公司打了个电话给我，让我主动辞职。”

我愣了一下，吃惊地问：“什么？……你……你又没什么事，干吗要你辞职？”问毕，我也想这句话问的是多余，那是当然的了，就好比一匹白马被人泼了一身的墨汁，是白的也被说成黑的。

武君：“……”

十一：“那……那你打算怎么办？再找份工作吧，凭你这么多年的业务经验应该不算难事。”

武君：“呵，你也别夸我，这城市就这么大，干我这行的也就这几家，上哪儿同行们都认识我……我……我想离开这儿，找个附近的城市。”

十一：“啊？你……你要走？那你老婆怎么办？一起走？”

武君苦笑着：“我想过了，我和我老婆一起走，去静山市，我弟弟在那儿干的不错。”

十一：“……”

武君：“……”

良久，武君伸过手，搭在我的肩膀上，笑着说：“我会常回来的，老弟……什么时候走我就不告诉你了，包括阿军他们都不知道……我不想……”

我明白武君的意思，他一直都是我的铁哥们，我还是了解他的。我握住武君的手，叹了口气，不再说什么……乐乐走了，我的兄弟也要走了……我一口气喝光了杯中的啤酒：“呵，保重。”

武君微微一笑，抽回了胳膊，给我把酒加上：“对了，你和阿珍怎么样？事出于我，万一你们就这样散了，我可要骂自己一辈子咯。”

突然间，我觉得原本属于我的东西都渐渐地离去，我的身体在慢慢地融化，脚下冰冷的血水向四面八方迅速流去，流的很远很远，直到我再也听不见那种刺耳的嘲笑声……我摇了摇头，苦笑着说：“没用，我打了三天的电话，有时候她接了，可怎么样也不说话。”

武君：“呵呵……那就有希望，起码她还愿意听听你的声音，也许，你还是有机会的。”

十一：“有个X机会，三天了，她就是……唉……”

武君：“你应该去她家。”

十分钟后，武君说他有些事儿，便先走了，临别的时候我第一次和一个男人拥抱……其实，我们谁也不清楚这一分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就象士兵们的内心里不愿意装上刺刀，冲向敌人的碉堡一样，但看上去他们还是争先恐后地冲出了战壕……我们终于分手……

也许上天在捉弄我吧，离开‘天蓝之舞’的时候，我才发现雨伞居然不见了。谁会连那样的东西都偷！‘准是哪个没雨伞的家伙（借）了去’我心里暗骂着。我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那里，过了一会儿，我忍不住掏出了电话，拨上了阿珍家里的号码……没人听，我看了看表，正常的话阿珍应该在家里的吧，一种难以压抑的冲动突然涌了上来，我起身，飞快地跑了出去……

车子停在了阿珍家的门口。好在阿珍家住在一楼，门下还有块很小的平台，我窜了过去，敲打着阿珍家的铁门，门紧紧地锁着，里面没有一丝声响。“阿珍！……阿珍……开门好吗？我真的想见你……”

这时我才发现没带雨伞是多么愚蠢的错误，那平台根本不起作用。狂风几乎倾斜到了直角，将一条条发怒的水线抽打在我的身上。我已经全身湿透，虽然是夏天，但在我呆站在阿珍家门口整整三个小时后我还是连着打了几个喷嚏……水滴不断地从我披散下来的发尖上滑落，一开始，隔壁的一户老大妈便劝了我十几遍，要我回去，我只能笑笑，难道要我告诉她我在等一个被我伤害过的女孩吗？我感到呼吸已经不再畅通，头也很疼，甚至站在那儿的双腿都已没有感觉，我知道我病了……我感觉从没有这么惨过，我绝望地回头，望了最后一眼阿珍家的窗户，里面仍旧是没有一丝响动……我看了看表，好象是第二天三点……不太清楚，也可能是是两点，我甩下胳膊，拖着死尸一般的身体，慢慢地往回走。不知道走了多远，可能只是几步……渐渐地，眼前的路灯和车棚变得模糊起来……好象有人偷走了我的灵魂，我感到一阵剧痛，稍微清醒了些……远处似乎有个人影，穿着淡颜色的衣服，两秒，也许是十秒钟后，那人影丢掉了什么东西，朝我奔来……怪，我这边的脸怎么

这么冰？好象贴着什么东西？我在哪儿？我家的床怎么这么硬？上面还有那么多水……

我梦见掉进了冰冷的黑潭中，岸上围着一大群人嘻笑着指指点点，笑声湮没了我惊恐的呼救，我拼命地挣扎着，呼救变成了嘶哑的哭喊声，我渐渐地往下沉……我挥动着沉重的双臂，渴望抓住些什么……好象我抓住了什么！象是根漂浮在水面上的枯木，但那太小了，我死命地抱着它，可惜没有用，水没过了我的头顶……

我张着嘴，‘呼’地从床上坐了起来，我听见我的心跳慢慢地平静下来。

周围简单的白色物体和一股浓烈的药味证明了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汗滴滑过我的下颚，落在白色的床单上，我低下头，一个眼睛又红又肿的长发女孩正凝视着我，那种坐姿有些怪……我才发现那是因为我正死死地抓着她的胳膊。我赶紧松开手，她却反过来用双手紧握着，泪珠儿在那双幽怨的眼眶里晃动着……我一把将她搂了过来，抱在我的怀里，就象是梦里抓住的枯木一样，再也不愿放手……“阿珍……我离不开你……原谅我，原谅我这无知的人吧……”

秋天，烈日骄阳收回了往日的傲慢与狂妄，她将光芒撒播在这座城市的上空，使人们感到一丝的温馨与舒畅。东市区的红色居民楼里，三楼307的阳台门开着，暖风从门外徐徐吹过，一个长头发的美丽女孩身着白色的丝织睡袍，枕在我的怀里，我躺在双人沙发上，望着窗外的鸟儿咕叫着飞过。我轻轻地抚摩着她的头发：“这种天气好多了，上个月这时间还热地发慌呢。”

阿珍一手拿着塑料盒，从里面挑了块果脯，放进我嘴里：“是啊，要都是这种天气多好……唉……可惜这地方适宜的气候总不常久，你看再过半个月，就要开始转凉了。”

我微微点了点头：“转凉些好，这种天气……啊……总觉得困的慌。”说完，我伸了个懒腰。

阿珍用胳膊肘戳了我一下：“懒鬼，那你就天天睡大觉吧，看你吃什么！”

我笑嘻嘻地说：“天天这样和你在一起，不吃也行啊！”

阿珍笑着摇了摇头：“噫……看来你注定是要饿一辈子啦。”

‘嘟~~~~~’我拿起了身旁的电话：“喂，您好。”

电话那头是武君的声音：“喂！你怎么还是那种难受人的腔调啊？”

我已经有段时间没和武君联系了，他换了新的手机号码，也没告诉过我：“嘿！你呀！你好啊！怎么样？”

武君：“呵呵……我还好，在哪儿都饿不死的，只是没了你们这些老朋友，有时候怪闷的慌。”

十一：“那你可以回来看看啊，你奶奶的！手机号也不告诉我，每次都打电话打！”

武君：“呵，前段时间还不稳定，现在找了份不错的工作，又干起老本行啦！你仔细瞧瞧，我这次是拿手机打给你的，号码就在你电话里，以后就打它找我吧。”

十一：“哦！这还差不多……”

武君：“你和阿珍怎么样？和好了吗？”

我笑着挠了挠阿珍的耳朵：“嘻嘻，阿珍现在就在我旁边。”

阿珍早听出了是武君，赶忙抢过了电话，和武君胡吹乱侃了一通……我接过电话：“没骗你吧，呵呵……”

武君：“哈哈哈哈哈……这才叫英雄配宝剑！不……不对，是英雄配美人。”

十一：“呵呵，好了没有你？……哦，对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看看兄弟们啊？”

武君：“啊！差点把正事给忘了！我下周三过来，找你谈些事儿。”

十一：“好啊！到时候请你喝酒！”

武君：“呵呵，我请你吧，我这次来是为了工作。嘿！我才知道，静山市的副市长是我弟弟的远房亲戚，虽说是远亲，但关系非常好，他们这儿的电力局准备进口一批设备，价值七百多万马克呢！我和我弟说好了，做下来有提成的。你知道，做贸易这行的朋友要数你和我最熟了，还想请你帮帮忙，好处嘛……你放心！绝少不了你的……”

十一：“……”

——全文完——

十一郎书与 2000 年 4 月 11 日

